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二二年



1921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21 年

- 除夕的梦 (2)
- 笑 (5)
- 圣诗 (7)
- 国旗 (27)
- 法律以外的自由 (31)
- 超人 (34)
- 文艺丛谈 (44)
- 月光 (47)
- 石像 (53)
- 自由——真理——服务 (54)
- 五月一号 (57)
- “是非” (61)
- 提笔以前怎样安放你自己? (64)
- 海上 (66)
- 宇宙的爱 (71)

山中杂感	(73)
人格	(75)
可爱的	(76)
青年的烦闷	(77)
图画	(78)
爱的实现	(79)
回忆	(84)
问答词	(86)
非完全则宁无 (一)	(89)
非完全则宁无 (二)	(90)
非完全则宁无 (三)	(92)
一朵白蔷薇	(94)
冰神	(96)
繁星	(98)
蓄道德能文章	(153)
迎神曲	(154)
送神曲	(156)
梦	(158)
介绍一位艺术家	(161)
最后的使者	(164)
离家的一年	(169)
病的诗人 (一)	(187)
一个不重要的兵丁	(189)

病的诗人（二）	（193）
诗的女神	（195）
《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发刊词	（197）
旱灾纪念日募捐纪事	（199）
谢“思想”	（204）
除夕	（206）

1921 年

除夕的梦

我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儿，在梦中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但是那世界破坏了，我们也因此自杀。

仿仿佛佛的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这世界我没有想到能造成，也万不敢想她会造成，然而仿仿佛佛的竟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

心灵里喜乐的华灯，刚刚点着，光明中充满了超妙——庄严。

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景象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

我站在许多无同情的人类中间，看着他们说：“是的，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决不走的，我们自杀了，可好？”他们只冷笑着站在四围，我的同伴呢，她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也有自杀的決心没有。

一杯毒水在手里了，我走过去拊着她的肩说：“你看——你呢？”她笑着点一点头，“柏拉图呵！我跟随你。”我抬起头来，一饮而尽，——胸口微微的有一点热。

她忽然也站起来了，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一个弓儿……可怜呵！那箭儿好似弹簧一般……她已经——我的胸口热极了。

呜咽——挣扎里，钟摆的声音，渐渐的真的了，屋里还是昏暗的，帘外的炉子里，似乎还有微微的火，窗纱边隐隐的露出支撑在夜色里的树枝儿来，——慢慢的定住了神。

这都是哪来的事！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创造的精神在哪里？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儿？

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么？

为何自己自杀不动心，看别人自杀，却要痛哭？

同伴呵！我虽不认识你，我必永不忘记你牺牲的精神！

人类呵！你们果真没有同情心么？果真要拆毁这已造成的黄金世界么？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末一夜，阳光再现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开始了。

梦儿呵！不妨仍在我和她的手里实现！

同伴呵！我和你，准备着：
创造——奋斗——牺牲！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早起笔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燕大季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名：婉莹。）

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

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一九二〇年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5月初版。）

圣 诗

圣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它的时候，——无论在清晨在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幅图画；因为它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我摘了最爱的几节，演绎出来。自然，原文的意思，极其宽广高深，我只就着我个人的，片段的，当时的感想，就写了下来，得一失百，是不能免的了。

一九二一、三、八夜。

傍 晚（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

光明璀璨的乐园里：
花儿开着，
鸟儿唱着，
生命的泉水潺潺的流着，
太阳慢慢的落下去了，
映射着余辉——

是和万物握手吗？
是临别的歌唱么？
微微的凉风吹送着，
光影里，
宇宙的创造者，他——他自己缓缓的在园
中行走。

耶和華啊！
你創造他們，是要他們讚美你么？
是的，要歌頌他，
要讚美他。
他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阿們。

原編者注：《創世紀》第三章第八節為：那天黃
昏，他們聽見主上帝在園子裏走，就
跑到樹林中躲起來。

黃 昏（《約伯記》第十五章第八節）

上帝啊！
無窮的智慧，
無限的奧秘，
誰能夠知道呢？
是我么？是他么？

都不是的，
除了你从光明中指示他，
上帝啊！
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
也指示给宇宙里无量数的他，阿们。

原编者注：《约伯记》第十五章第八节为：你听说过上帝的计划吗？人的智慧是你独自拥有的吗？

夜 半（《诗篇》第十六章第七节）

上帝啊！你安排了这严寂无声的世界。
从星光里，树叶的声音里
我听见了你的言词。
你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人又在哪里？
上帝是爱的上帝，
宇宙是爱的宇宙。
人呢？——
上帝啊！我称谢你，
因你训诲我，阿们。

原编者注：《诗篇》第十六章第七节为：我颂赞

上主，因为他指导我；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

黎 明（《诗篇》第五十七篇，第七至第八节）

严静的世界，
灿烂的世界——
黎明的时候，谁感我醒了？
上帝啊，在你的严静光明里，
我心安定，我心安定。
我要讴歌。
心灵啊，应当醒了。
起来颂美耶和华。
琴啊，瑟啊，应当醒了。
起来颂美耶和华。
黎明的时候，
谁感我醒了，阿们。

原编者注：《诗篇》：第五十七篇第七至第八节
为：上帝啊，我心坚定，我不动摇！
我要歌唱，我要颂赞你，我的心哪，
醒起来吧！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

清 晨（《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第九节）

晓光破了，
海关上光明了。
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
飞遍了天边，到了海极，
天边，海极，都充满着你的爱。
上帝啊！你的爱随处接着我，
你的手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
乘风高举，终离不了你无穷的慈爱，阿们。

原编者注：《诗篇》第一百三十九篇第九节为：
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或住在西
方的海极。

（以上五题，最初发表于1921年3月15日《生命》第一卷第八册。）

他 是 谁（《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
三节）

膏将尽了，
只剩得一圈的黑影。
枝受伤了，
只剩得几声的呻吟，
不发光的，吹灭了罢，
不开花的，折断了罢。
上帝啊！
“受伤的苇子，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们的光明——他的爱，
永世无尽，阿们。

原编者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为：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
火，他不吹灭。

客西马尼花园（《路加福音》第二十二
章第四十四节）

漆黑的天空，
冰冷的山石，
有谁和他一同儆醒呢？
睡着的只管睡着，

图谋的只管图谋。

然而——他伤痛着，血汗流着，

“父啊，只照着你的意思行。”

上帝啊！因你爱我们——

“父啊，只照着你的意思行。”阿们。

原编者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为：在极度伤痛中，耶稣更恳切地祷告，他的汗珠像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

骷髅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

罪恶，山岳般堆压着他，

笑骂，簇矢般聚向着他。

十字架，

背起来了，

钉上去了。

上帝啊！

听他呼唤——听他呼唤！

“父啊，成了！”

上帝啊！因你爱我们——

“父啊，成了！”阿们。

原编者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为：

耶稣尝过后便说：“成了！”他垂下
头来，气断而死。

（以上三题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5 月 15 日《生命》第一卷第九、第十合刊）

使 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

羽衣的风采，
散花的生涯，
天上——人间，
说他带着锁儿，
 拖着链儿，
 辗转在泥犁里，
 有谁肯信呢？
上帝啊！是的，
 为着你的福音，
 爱的福音，
 锁链般绕着我。
除却泥犁，
那有庄严土？

上帝啊！
我作了带锁链的使者，
只为这福音的奥秘，阿们。

原编者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二节为：虽然我带着锁链，我都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作特使的。你们要祈求主赐给我勇气讲应该讲的话。

生 命（《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
《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四十七节）

生命，是什么呢？
要了解他么？
他——是昙花，
是朝露，
是云影；
一刹那顷出现了，
一刹那顷吹散了。
上帝啊！
你创造世人，
为何使他这般虚幻？

昨天——过去了。
今天——依然？
明天——谁能知道！

上帝啊！

万物的结局近了，
求你使我心里清明，
呼吁你祷告你，
直到万物结局的日子，阿们。

原编者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为：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你们不过像一场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诗篇》第八十九篇第四十七节为：求你记得我的人生多么短促，求你记得你所造的人都必朽坏。

孩 子（《启示录》第廿一章第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水晶的城壁，
碧玉的门墙，
只有小孩子可以进去。
圣子啊！

你是爱他们的绛颊，明眸，
嫩肤，雏发么？
不是的，
他们是烂漫的，
纯洁的，
真诚的。
只有心灵中的笑语，
天真里的泪珠。
他们只知道有光，
有花，有爱。
自己也便是光，
是花，是爱。
圣子啊！
求你保守我，
停留我在孩子的年光，阿们。

原编者注：《启示录》第廿一章第十一节为：那城充满着上帝的荣光，闪耀像碧玉宝石，光洁像水晶。《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 + 基督 = ?

五月十八号上午，富柯慕慈太太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她站在台上，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西门 + 基督 = 彼得 ‘自己’ + 基督 = ?”我看见了之后，脑中忽然起了无数的感想。她的演讲，我几乎听不见了。

以西门的勇敢，渗在基督的爱里，便化合成了彼得，成了基督教的柱石。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又可得怎样的效果呢？

春天来了，花儿都开了，叶儿都舒展了，浅绿深红，争妍斗艳的，各自发扬他的鲜明。——然而假若世界上没有光明来照耀他，反映到世人的眼里；任他怎样的鲜明，也看不出了，和枯花败叶，也没有分别了。

世界上有了光明了，玫瑰和蒲公英，一同受了光的照耀，反映到世人眼里；然而他们所贡献的颜色，是迥然不同的。慰悦黑情的程度，也是有深浅的。因为玫瑰自有他特具的丰神，和草地上的蒲公英自是云泥悬隔呵。

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你们当趁着

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徒约翰说，“那是真光，照亮凡生在世上的人。”

世人也各有他特具的才能，发挥了出来，也是花卉般争妍斗艳，然而假如他的天才，不笼盖在基督的真光之下，然后再反映出来；结果只是枯寂，黯淡，不精神，无生意。也和走肉行尸没有分别。

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肯跟从他，谁愿做“光明之子。”

蒲公英也愿意做玫瑰，然而他却不能就是玫瑰。——何曾是“光明”有偏向呢？只是玫瑰自己有他特具的丰神，因此笼盖在光明底下的时候，他所贡献的，是别的花卉所不能贡献的。

谁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藉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的脑中，时时要推求这方程的答案，就是。

我 + 基督 = ?

五、廿一、一九二一。

（以上四题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6 月 15 日《生命》第二卷第一册）

沉 寂（《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三节）

（一）

尽思量不若不思量，
 尽言语不如不言语；
 让他雨儿落着，
 风儿吹着，
 山儿立着，
 水儿流着——
 严静无声地表现了，
 造物者无穷的慈爱。

（二）

尽思量不若不思量，
 尽言语不如不言语；
 总是来回地想着，
 来回地说着，
 也只是无知暗昧。
 似这般微妙湛深，
 又岂是人的心儿唇儿，
 能够发扬光大。

（三）

尽思量不若不思量，

尽言语不如不言语；
爱慕下，
只知有慈气恩光，
此外又岂能明悟。
我只口里缄默，
心中蕴结；
听他无限的自然，
表现系无穷的慈爱。

原编者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三节为：你问，天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我讲论自己所不明白的事，奇妙异常，不能领悟。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10 月 15 日《生命》第二卷第三册。）

何 忍？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上父的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

（一）

他们的繁华中伏着衰萎，
 灿烂里现出败亡；
无边的蒙昧中，
 没个人警醒，
 没个人提告。

然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天上父的面。

上帝的女儿！

对于这无知的灵魂，
又何忍欲前不前微微地笑？

(二)

他们在颂扬里满了刺激，
 笑语中含着泪珠；
万里黑暗中
 没个人哀怜
 没个人援手

然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对于这坠落的灵魂，
又何忍欲前不前微微的笑？

(三)

他们在寂静中觉着烦恼，
 热闹里蕴着忧伤；
无限忏悔中，

没个人同情，
没个人饶恕。
然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天上父的面。

上帝的女儿！
对于这痛苦的灵魂，
又何忍欲前不前微微的笑？

(四)

上帝的女儿！
对于泥犁中
无数的灵魂！
耶稣说
你要小心，
得要重看；
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九、二十七、一九二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11 月 15 日《生命》第二卷第四册。)

天 婴

(一)

我这时是在什么世界呢？

上帝呵！

我这微小的人儿，

要如何的赞美你。

在这严静的深夜，

赐与我感谢的心情，

恬默的心灵，

来歌唱天婴降生。

(二)

我这时是在什么世界呢？

看呵！

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在万千天使的歌声里，

和平圣洁的宇宙中，

有天婴降生。

(三)

马槽里可能睡眠？

静听着牧者宣报天音，
他是王子，
他是劳生；
他要奋斗，
他要牺牲。

(四)

马槽里可能睡眠？
凝注天空——
这激扬的歌声，
珍重的诏语，
催他思索；
想只有：
泪珠盈眼热血盈腔！

(五)

奔赴看十字架，
奔赴看荆棘冠，
想一生何曾安顿？
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开始的负上罪担千钧。

(六)

是他的受命日，
也是他的致命时？

想赞美又何忍来赞美？

赞美是：

你的无边痛苦，

无限忧思；

使我漂过泪泉，

泛经血海；

来享受这天恩无量！

（七）

我这时是在什么世界呢？

上帝呵！

是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我这微小的人儿，

只有：

感谢的心情，

恬默的心灵，

来歌唱天婴降生。

十二，八夜，一九二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12月15日《生命》第二卷第五册。）

国 旗

笔筒里的一幅小小的国旗，低低的垂拂着，——无论什么时候，我抬起头来看见他，总觉得有一种庄严兴奋的感情。世界上也只有这样小小的巾儿，才能触动这种不可抵抗的感觉！

夕阳到了地平了，霞光漾进窗里来，墙外隐隐的听见跳跃笑语。膝上的一本书，正看到很费解的一段，不禁抬头凝想着。忽然看见小弟弟，自己呆呆的，坐在对面椅子上发怔。我便放下书，笑着问道，“你一个人，进来坐着做什么？谁和你怄气了？”他慢慢的挪了过来，倚着椅背儿，生着气说，“二哥哥说我了……”我外，“他说你什么了？”他说，“他不许我和武男玩，他说我要和武男玩，人家就要笑话我；从前我和杰蒙玩，也是他给……他说杰蒙是德国人，我们同他们是什么交战国，他不许我理他，现在他又不许……”正说着二弟连忙从外面进来，哄着小弟弟说，“我劝你不要和武男玩，不是说你，是怕你叫同学们笑话。”小弟弟牵着二弟的手，低着头说，“你平

日也有朋友，怎么人家都不笑话你？”二弟笑了，说，“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孩子，武男却是……，小弟弟！你忘了上次我们听的演说么？学生要爱国！”小弟弟想了一会儿说，“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

二弟忽然从笔筒里，拿出那一柄国旗来，放在小弟弟的手里，凝视着他说，“小弟弟，你爱这国旗么？”小弟弟低低的说，“我——我爱这国旗！”二弟说，“你还小呢，你只懂得爱朋友，不懂得爱国。也罢，现在你爱这国旗罢，不要再出去了！”小弟弟也不言语了，接过旗儿来，两个弟兄牵着手儿，并着肩儿站着。

我看着他们，一声儿不响，心中起了一种异样的热烈的感觉。

细碎的木屐声音近了，一个白胖的小脸儿，露在外院的门边，小头儿点着，小手儿拿着小旗儿招着，二弟指给小弟弟看，说，“你看武男也拿着他们的旗儿呢，人家都懂得爱国！”小弟弟看着二弟，看了一会儿，也便摇着头儿，招着旗儿。

一样可爱的小脸儿，一样漆黑的头发，一样黯寂可怜的神儿！

两个孩子，隔着窗户，挥着旗子，却都凝立不动。

我看着他们，一声儿不响，心中另起了一种异样伟大的感觉！

国旗呵，你这一块人造的小小的巾儿，竟能隔开了这两个孩子天真的朋友的爱！

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小弟弟，你出去和你的朋友玩罢，国旗算什么？”

两个旗儿，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标帜。两个孩子拉着手，并着肩，向着晚霞边的草场走去。

我拊着二弟的肩，目送着这两个孩子，走入光影里，还隐约听见他们说，“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再连上杰蒙——”

二弟慢慢的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姊姊——大家合拢来……朋友的爱，是比国家的爱，更……我的话说错了！”

书还在桌子上，刚才凝想的那一段，又跳上眼帘来：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3月13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法律以外的自由

只有小孩子能够评判什么是：“法律以外的自由”；我们是没有这么高的见解，这么大的魄力的。然而我们是真没有么？可怜呵！我们的见解和魄力，只是受了社会的薰染，因而失去的，而泯没了的。

四月九号上午，我在本校附设的半日学校教授国文，讲到“自由”一课，课本上有“法律以内的自由”和“法律以外的自由”，我要使他们明了，便在黑板上画一个圈儿，假定它做法律；然后我拿着粉笔，站在黑板旁边，说，“请你们随便举几件事，是法律以内的自由。”他们错错落落的说：“念书。”“作事。”“买东西。”“洗脸。”“梳头。”我一一都写在圈里。以后我又请他们说“法律以外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又杂乱着说：“打人。”“骂人。”“欺负人。”我也照样写在圈儿外。忽然有声音从后面说：“先生！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声音猛然的激刺我，回过头来，只见是一个小男学生说的，他仰着小脸，奇怪我为何不肯往上写，便又重说一句，“先生！

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

我无话可说，无言可答，迟疑了一会，只得强颜问道：“为什么打仗是法律以外的自由？”——可怜呵！我何敢质问这些小孩子，不过是要耽延时间，搜索些诡辞来答复罢了。

他们一齐说：“打仗是要杀人的，比打人骂人还不好。”

我承认了罢，但是国家为什么承认战争？国家为什么要兵？为保护自己，是的，但是必有侵占才能有保卫，那方面仍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些小孩子已经开始疑惑战争，更要一步一步的疑惑他们所以为的世界上一切神圣庄严的东西，将我前几天和他们接续所讲的“政府”“国会”等都要根本的疑惑起来了；不承认罢，我可用什么话驳他们！

天真纯洁的小孩子呵，我愧对你们，我连写这两个字在圈儿外的勇气都没有，怎敢当你们“先生”两个字的称呼，又怎配站在台上拿着粉笔对你们高谈法律以外的自由？

惭愧迷惘里也不知说些什么话。这些小孩子的脑子云过天青，跟着我说到别的去，也不再提战争了，我才定了神，完了课，连忙走了出来，好像逃脱一般。小孩子呵，我这受了社会的薰染的人，怎能站在你们天真纯洁的国里？

世人呵！请你们替我解围，替我给这些小孩子以满意的答复。若是你们也不能，就请你们不要再做惹小孩子们质问的事。直接受他们严重质问的人，真是无地自容呵！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第 2 卷第 1、第 2 期合刊，署名：婉莹。）

超 人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邮差来的时候，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在局里办事，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此外就不开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书架上却堆满了书。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关上门，摘下帽子，便坐在书桌旁边，随手拿起一本书来，无意识的看着，偶然觉得疲倦了，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也问他

为何这样孤零。她问上几十句，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女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这样，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死了，灭了，岂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饭？”他微笑道：“这样，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云流水似的，随他去就完了。”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看见何彬面色冷然，低着头只管吃饭，也便不敢言语。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

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儿也黑了，脸色也惨白了。偶然照了照镜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还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素日他勤勤恳恳极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自己走到门边。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来，刚要出门，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递给程姥姥说：“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门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过了几天，呻吟的声音住了，夜色依旧沉寂着，

何彬依旧“至人无梦”的睡着。前几夜的思想，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峰尖上，一会儿就过去了。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觉得很失意，这样清静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连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点一点头，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籍。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帮助他，他也不肯，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她。程姥姥下楼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绳子忘了买了。慢慢的开了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赳赳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得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那只手也渐渐的回过来。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走进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围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时候，他觉得热极了，便又起来，将窗户和门，都开了一缝，凉风来回的吹着。

“依旧热得很。脑筋似乎很杂乱，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两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爱的……，不想了，烦闷的很！”

微微的风，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几堆的黑影。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不想了，——烦闷……闷……

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看不见了，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

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罢，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渐渐的向后退了，目光仍旧充满了爱。模糊了，星落如雨，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亲呵，别走，别走！……”

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清香还在，白衣的人儿还在。微微的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几堆黑影上，送过清香气来。——刚动了一动，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跟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禄儿。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上面大字纵横，借着微光看时，上

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儿。——这里有的是卖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但是总没有机会。昨天听见先生要走了，所以赶紧送来。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什么定力都尽了，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母亲走了！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

帽儿戴得很低，背着脸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问他用不用点心，他摇了摇头。——车也来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泪痕满面，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提着一篮的花儿，遂从此上车走了。

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两个人的脸上，都堆着惊讶的颜色。看着车尘远了，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锁上门罢，钥匙在门上呢。”

屋里空洞洞的，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

小朋友禄儿：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恶。你说你要报答我，我还不知道我应当怎样的报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我给你那医药费，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上帝呵！这是什么念头呵！

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那几

句话。小朋友呵！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你送给我那一篮花之先，我母亲已经先来了。她带了你的爱来感动我。我必不忘记你的花和你的爱，也请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爱，是借着你朋友的母亲带了来的！

我是冒罪丛过的，我是空无所有的，更没有东西配送给你。——然而这时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泪光，半弦的月光，灿烂的星光。宇宙间只有它们是纯洁无疵的。我要用一缕柔丝，将泪珠儿穿起，系在弦月的两端，摘下满天的星儿来盛在弦月的圆凹里，不也是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么？它的香气，就是悔罪的人呼吁的言词，请你收了罢。只有这一篮花配送给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没有别的话说了，我只感谢你，小朋友，再见！再见！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呵！

何彬草

我写了这一大段，你未必都认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慌得，因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

多了！又及。

“他送给我的那一篮花儿呢？”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儿，呆呆的望着天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4 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文艺丛谈

法国微纳特 (Venet) 说：“文学包含一切书写品，只凡是综合的，以作者生平涌现于他人之前的。”我看他这一段文学界说，比别人所定的，都精确，都周到。

一本皇历，一张招贴，别人看了不知是出于何人的手笔的，自然算不得文学了。一本算术或化学，不能一看就使人认得是哪位数学家、化学家编的，也不能称为文学。一篇墓志或寿文，满纸虚伪的颂扬，矫揉的叹惋；私塾或是学校里规定的文课，富国强兵，东抄西袭，说得天花乱坠，然而丝毫不含有个性的，无论它笔法如何谨严，词藻如何清丽，我们也不敢承认它是文学。

抄袭的文字，是不表现自己的；勉强造作的文字也是不表现自己的，因为他以别人的脑想为脑想，以别人的论调为论调。就如鹦鹉说话，留声机唱曲一般。纵然是声音极嘹亮，韵调极悠扬。我们听见了，对于鹦鹉和留声机的自身，起了丝毫的感想了没有？

仿杜诗，抄韩文，就使抄了全段，仿得逼真，也不过只是表现杜甫韩愈，这其中哪里有自己！

无论是长篇，是短篇，数千言或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而且同是使人胸中起幻象，这作者和那作者又绝对不同的。这种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文学，这样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文学家！“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

“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或者连“我”都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宇宙啊，万物啊，除了在那一刹那顷融在我脑中的印象以外，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屏绝弃置，付与云烟。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这时节，纵然所写的是童话，是疯言，是无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经充满了“真”。文学

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4 号。）

月光

当君柔和叔远从浓睡里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满了楼窗了。维因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来的，独自抱着膝儿，坐在阑边，凝望着朝霞下的湖光山色。

叔远向着君柔点一点头，君柔便笑着坐起来，伸手取下壁上挂的一支箫来，从窗内挑了维因一下。维因回头笑说：“原来你们也起来了，做什么吓人一跳？”叔远说：“我们都累的了不得，你倒是有精神，这么早就起来看风景。忙什么的，今天还是头一天，我们横竖有十天的逗留呢。”维因一面走进来，笑说：“我久已听得这里的湖山，清丽的了不得，偏生昨天又是晚车到，黑影里看不真切，我心里着急，所以等不到天亮，就起来了。——这里可真是避暑的好去处。”君柔正俯着身子系鞋带，听到这里，便抬起头来笑道，“怎么样，可以做你收束的地方么？”叔远不解的看着维因。维因却微笑说：“谁知道！”

这时听得楼下有拉琴的声音。维因看着墙边倚着的琴儿说，“叔远，你不说琴弦断了么？你听，卖

弦儿的来了。”叔远道，“我还没穿好衣服呢，你就走一趟罢，那壁上挂的长衣袋里有钱。”维因说，“不必了，我这里也有。”说着便走下楼去。

叔远一面站起来，一面问道，“刚才你和维因说什么‘收束’，我不明白。”君柔笑说：“这是他三年前最爱说的一句话，那时你还没有和我们同学呢。我今天偶然又想起来，说着玩的。因为维因从小就和‘自然’有极浓深的感情，往往自己一人对着天光云影，凝坐沉思，半天不动。他又常说自杀是解决人生问题最好的方法，同学们都和他辩驳，他说：‘我所说的自杀，并不是平常人的伤心过去的自杀，也不是绝望将来的自杀，乃是将我和自然调和的自杀。’众人又问他什么是和自然调和的自杀？他说：‘我们既有了生命，就知道结果必有一死，有生命的那一天，便是有死的那一天，生的日子和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挑选了，死的日子和地方，我们却有权柄处理它。譬如我是极爱“自然”的，如果有一日将我放在自然景物极美的地方，脑中被美感所鼓荡，到了忘我忘自然的境界，那时或者便要打破自己，和自然调和，这手段就是常人所谓的自杀了。’众人都笑说：‘天下名山胜景多着呢，你何不带柄手枪，到那里去自杀去。’他正色说：‘我绝对不以这样的自杀为自杀，我认为超凡的举动，也不是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要

自杀的，只在那一刹那顷临感难收，不期然而然的打破了自己。——我不敢说，我的收束就是这样，不过似乎隐隐的只有这一条路可以收束我。’自杀是超凡的举动么？不打破自己，就不能和‘自然’调和么？他的意思对不对且不必说，你只看他这孩子特别不特别？”叔远听着便道，“这话我倒没有听见他说过。我想这不过是他青年时代的一段怪想，过后就好了，你且不要提醒他。”正说着，维因拿着琴弦，走上楼来。他们一面安上弦子，便又谈到别的事上去。

维因好静，叔远和君柔好动，虽然同是游山玩水，他们的踪迹却并不常在一处。不过晚凉归来的时候，互相报告这一日的经过。

阑边排着一张小桌子，维因和君柔对面坐着。叔远却自站在廊下待月。凉风飕飕送着花香和湖波激荡的声音，天色已经是对面不见人的了。维因一手扶着头倚在桌子上，一手微微的敲着桌边，半天说道：“君柔！我这两天觉得精神很恍惚，十分的想离开此地，否则脑子里受的刺激太深了，恐怕收束就在……”君柔笑将起来说，“不要胡说了，你倒是个实行家，从前的话柄，还提它作什么！”这时叔远抬头看道：“今儿是十八呵，怪道月儿这半天才上来。”维因站起来望时，只见湖心里一片光明，他徘徊了半天，至终下了廊子，踱了出去。

君柔和叔远依旧坐在阑边说着话，也没有理会他。

堤岸上只坐着他一个人，月儿渐渐的转上来。湖边的繁花，白云般一阵一阵的屯积着。浓青的草地上，卧着蜿蜒的白石小道。山影里隐着微露灯火的楼台。柔波萦回，这时也没有渔唱了，只有月光笼盖住他。

“月呵！它皎皎的临照着，占据了普天之下望月的人意识的中心点，万古以前是如此，万古以后也是如此。——一霎时被云遮了，一零时圆了，又缺了。无量沙数的世人，为它欢悦，替它烦恼，因它悲叹。——它知道世人的赞美感叹么？它理会得自己的光华照耀么？它自己心中又有什么感想？……然而究竟它心中有什么感想！它自它，世人自世人。因为世人是烦恼混沌的，它是清高拔俗的，羡慕感叹，它又何曾理会得。世人呵，你真痴绝！”

“湖水呢？无量沙数的人，临流照影，对它诉尽悲欢，要它管领兴亡。它虽然温静无言，听着他们的歌哭，然而明镜般的水面，又何曾留下一个影子。悲欢呵，兴亡呵，只是烦恼混沌，这话它听了千万种千万遍了。水涡儿萦转着，只微微的报以一笑。世人呵，你真痴绝！”

“山呢？庄严的立着。树呢？婆娑的舞着。花呢？明艳的开着。云呢？重叠的卷舒着。世人自世人，它们自它们。世人自要因它哀乐，其实它们又何曾理会！只管立着，舞着，开着，卷舒着。世人呵，你真痴绝！”

“‘自然’只永远是如此了。世人又如何呢？光阴飞着过去了。几十年的寄居，说不尽悲凄苦痛，乏味无聊。宇宙是好了，无端安放些人类，什么贫，富，智，愚，劳，逸，苦，乐，人造的，不自然的，搅乱了大千世界。如今呵，要再和它调和。——痴绝的世人呵！‘自然’不收纳你了！”

“无论如何，它们不理睬也罢。然而它自己是灿烂庄严，它已经将你浸透了，它凄动了你的心，你临感难收了。你要和它调和呵，只有一条路，除非是——打破了烦恼混沌的自己！”

这时维因百感填胸，神魂飞越，只觉得人间天上，一片通明。

远远地白袷飘扬，君柔和叔远夹着箫儿，抱着琴儿，一面谈笑着，从山上下来穿入树林子去。——维因不禁悚然微笑，自己知道收束近了。“可怜我已经是昏沉如梦，怎禁得这急管繁弦——”

月儿愈高，凉风吹得双手冰冷。君柔抱着琴儿不

动，凝眸望着湖边。叔远却一面依旧吹着箫儿，一面点头催他和奏。君柔忽然指着说：“刚才坐在堤边的，是不是维因？”叔远也站起来说：“我下山的时候，似乎看见他坐在那里。”君柔等不到他说完，便飞也似的跑出树林子来，叔远也连忙跟了去。

君柔呆站在堤边说：“我看见一个人坐在这边，又站起来徘徊了半天，一声水响，便不见了。要是别人，也许是走了。要是维因……他刚才和我的谈话，着实不稳呵！”叔远俯着看水说：“水里没有动静，你先别急，我上山看一看去。”说着便又回身跑了。

这时林青月黑——他已经收束了他自己了，悲伤着急，他又何曾理会。世人呵，你真也痴绝！

（本篇作于 1921 年 4 月 8 日，最初连载于北京《晨报》1921 年 4 月 20 至 21 日。）

石 像

凝寂的面庞，消沉的目光，都衬出他庄严的姿态，他只这样摄着白衣站着，静悄悄的向前看着。

小孩子攀着窗台，要和他谈笑；他眼儿也不抬一抬，唇儿也不动一动，只自己屹立着，向前看着。

小妹妹说他伤心，小弟弟说他孤傲——我却并不这样想，只深深地低头崇拜。

倘若你容我说破，石像呵！你是伤心，因为无量沙数的世人，心里只满着贪嗔。你是孤傲，因为无量沙数的世人，口里只唱着悲歌。

谁像你这般屹立凝眸的向前看着？——任他小孩子笑语纠缠，你只屹立凝眸的向前看着。

石像呵！任他无知的孩子，说你伤心，说你孤傲，我只深深地低头崇拜。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5月13日。）

自由——真理——服务^①

耶稣基督说：“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②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卷面上的安琪儿，仰着头，扬着目光，所望的也便是这几个字：“自由——真理——服务。”

什么是“自由”？

我的意思是“自由”便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我和宇宙万物应对周旋之间，无一桷凿，无一齟齬，无一不调和，无一不爱，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了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发出的意念，言语，行为，

① 燕京大学确定用“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作为校训。《燕大季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以校训作为封面，学校要求撰写文章、宣传、解释校训，放在卷首。冰心为季刊写了这篇文章。

②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含于爱，这时便是“自由”。

这等的“自由”，从哪里可得呢？

耶稣基督说：“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是什么？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①

真理就是一个字：“爱”。耶稣基督是宇宙间爱的结晶，所以他自己便是爱，便是真理。

如何可使我和宇宙万物之间，充满着真理，得到圆满的自由呢？

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叫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②

又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③

这便是服务了，看呵！何等的调和，何等的自由，又是何等的爱！

因此我们将这几个字恭敬的榜在本校季刊的卷

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②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

③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

面上，我们也要效法那报信的安琪儿，^①一面纪念着耶稣基督的言语，一面仰望着燕京大学的校训：
“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燕京大学季刊》第二卷第一、二号，署名：谢婉莹。）

^① 卷面上的报信的天使(Angel of Annunciation)是兰得尔查理画的，事实见《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预告马利亚以基督降生。兰得尔查理(Londelle charies)是法国很有名的画家，1821年生于伯特尼(Brittany)他的宗教和历史上的各种人物画，很受社会上的欢迎称赞，因为他所画的人物的形态，不是呆板的按着历史上的事实，乃是以他极强的想象力，摹拟出来的，1865年，他到东方游历，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又添了新名色，社会上提到东方画家的时候，也列入他的名字，在美国纽约和菲德勒菲亚(Pniladelphia)画院中的美人画，都是他的作品。

五月一号

一号的下午，出门去访朋友，回到家来，忽然起了感触。

是和她的谈话么？半年的朋友，客客气气的，哪有荡气回肠的话语；是因为在她家看的报纸么？今天虽是劳动纪念“工作八小时”，“推翻资本家”，在我却不至有这么深的感动呵！

花架后参天的树影，衬着蔚蓝的天，几只鸟叫着飞过去了——但这又有什么意思？

世界上原来只如此。世界上的人的谈话，原来也只如此。原来我也在世界上，随着这水涡儿转。

不对呵，我何必随着世界转，只要你肯向前走。

目前尽是平庸的人，诈欺的事。若是久滞不进呵，一生也只是如此。然而造物和人已经将前途摆在你眼前，希望的光一闪一闪的，画出快乐的符咒——只在你肯向前，肯奋斗。

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才能，惟有自己可以知道，他的前途也只有自己可以隐约测定。自己知道了，试验了，有功效了，有希望了，——接着只有三个字：向前走！

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足意了么？学问和阅历，已经够用了么？若还都有问题，不自安于现在的人，必要向前走！

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过这么一回事，轰轰烈烈和浑浑噩噩，有什么不同？——然而也何妨在看透世界之后，谈笑雍容的人间游戏。

十几年来，只低着头向前走，为什么走？人走所以我不得不走。——然而前途是向东呢？向西呢？走着再说！

也曾有数日或数月的决心，某种事业是可做的是必做的，也和平，也温柔，也忍耐，无妨以此消遣人生，走着再说。

路旁偶然发见了异景，偶然驻足，偶然探头，偶然走了一两步，觉得有一点能力含在我里面，前途怎样？走着再说。

愈走愈远，步步引出能力，步步发现了快乐。呀！我原来是有能力的，现在也不向东，也不向西，只向那希望的光中走。

康庄大道上同行的人，都不见了。羊肠小径中，前面有几个，后面有几个！这难走的道，果然他们都愿走么？果然，斜出歧途的有几个，停止瞻望的有几个。现在我为什么走？因为人不走，所以我必得走！

走呵！即或走不到，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何妨人间游戏。

快乐是否人生的必需？未必！然而在希望光中，无妨叫它作鼓舞青年人前进的音乐。

世人以为好的，我未必以为好。但是何妨投其所好，在自己也不过是人间游戏。

书橱里的书，矮几上的箫，桌上的花，笔筒里的尺子，墙外的秋千——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

孩子倒是很快乐的，他们只晓得欢呼跳跃，然而我们又何尝不快乐？

记得有一天在球场上，同着一位同学，走着谈着。她说：“在幻想中，常有一本书，名字是《This is my field》，这是我的土地——在我精神上闲暇的时候，常常预先布置后来的事业，我是要……你要说我想入非非罢？”我们那天说了许多的话。

又有一晚也是在球场上，月光微澹，风吹树梢。同另一位同学走着谈着，她说：“我的幻想中常常有

一个理想的学校，一切的设备，我都打算得清清楚楚的。”那晚我们也说了许多的话。

各人心中有他的理想国，有他的乌托邦。这种的谈话，是最有趣味的，是平常我们不多说的。因为每日说的是口里的话，偶然在环境和心境适宜的时候，投机的朋友，遇见了，说的是心里话。

昨天我和一位同学在阳光下对坐，我们说过了十年，再聚一块，互证彼此的事业，那才有意思呢？大家一笑。

这些事又有什么意思？和五月一号有什么相干？和刚才的朋友又有什么联络？我的原意是什么？

千头万绪中，只挑出一个题目来，是：“今天是五月一号，我要诚实的承受造物者和人的意旨，奔向自己认定的前途，立志从今日起，担起这责任来，开始劳动。”

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1、2期，署名：谢婉莹。）

“是 非”

我们评论一件事或是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要提到“是”或“非”这两个字，谈惯了觉得很自然——然而我自己心中有时却觉得不自然，有时却起了疑问，有时这两个字竟在我意念中反复到千万遍。

我所以为“是”的，是否就是“是”？我所以为“非”的，是否就是“非”！不但在个人方面，没有绝对的“是非”；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没有绝对的“是非”。

在我以为“是”的，在他又以为“非”；这时代里以为“是”的，在那时代里又以为“非”；在这环境里以为“是”的，在那环境里又以为“非”，在这社会里以为“是”的，在那社会里又以为“非”；是非既没有标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于是起了世上种种的误会，辩难，攻击。

是抛弃了我的“是”，去就他的“非”呢？还是叫他抛弃他的“是”，来就我的“非”呢？去就之间，又生了新的“是非”的问题。

“是非”是以“良心”为标准么，但究竟什么是“良心”？以“天理”为标准么，但究竟什么是“天理”？又生了一个新的“是非”的问题，只添给我们些犹疑，忧郁，苦恼。

“是非”的问题，便是青年时代最烦闷的问题中之一。

我竭力的要思索它，了解它，结果是只生了无数的新的“是非”问题，——我再勉强的思索它，了解它，结果是众人以为“是”的，就是“是”，众人以为“非”的，就是“非”，但是“是非”问题就如此这般的解决了么？“我”呢，“我”到哪里去了？有了众人，难道就可以没了“我”？

这问题水过般，只是圆的运动，找不出一个源头来——

思索到极处，只有两句词家的话，聊以解脱自己：“……人生了事成痴，世上总无真是非……”

但此是解决“是非”的方法么？我还是烦闷。

安于烦闷的，终久是烦闷，不肯安于烦闷的，便要升天入地的想法子来解决它。

青年人呵！我们要解决古往今来，开天辟地，人所不能解决，未曾解决的问题。

求真理——求绝对的真理。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6 月《燕京大学季刊》第 2 卷第 1、2 期，署名：婉莹。）

提笔以前怎样安放你自己？

一个人的作品，和他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人人都知道，不必多说。

不但是宽广的环境，就是最近的环境——就是在他写这作品的时候，所在的地方，所接触的境物——也更有极大的关系的，作品常被四围空气所支配，所左右，有时更能变换一篇文字中的布局，使快乐的起头，成为凄凉的收束；凄凉的起头，成为快乐的收束，真使人消灭了意志的自由呵！

坚定自己的意志么？拒绝它的暗示么？——不必，文字原是抒述感情的，它既有了这不可抵抗的力量，与我们以不可过抑的感情，文字是要受它的造就的，拒绝它不如利用它。

怎样利用它呢？就是提笔以前，你要怎样安放你自己。

这样，一篇文字的布局，约略定了，不妨先放在一边，深沉的思想，等到雨夜再整理组织它；散漫的思想，等到月夜再整理组织它，——其余类推——

环境要帮助你，成就了一篇满含着天籁人籁的文字。

也有的时候，意思是有了，自己不能起头，不能收尾，也不知道是应当要怎样的环境的帮助，也可以索性抛掷自己到无论何种的环境里去——就是不必与预拟的文字，有丝毫的关系，只要这环境是美的，——环境要自然而然的渐渐的来融化你，帮助你成了一篇满含着天籁人籁的文字，环境是有权能的，要利用它，就不可不选择它，怎样选择，就在乎你自己了。

是山中的清晨么？是海面的黄昏么？是声沉意寂的殿宇么？是夜肃人散的剧场么？——都在乎你自己要怎样安放你自己！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 6 月《燕京大学季刊》第 2 卷第 1、2 期，署名：婉莹。）

海 上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岩石下面的一个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静默凄黯的美。

岩石和海，都被阴雾笼盖得白濛濛的，海浪仍旧缓进缓退的，洗那岩石。这小船儿好似海鸥一般，随着拍浮。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它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凄黯的美。

两只桨平放在船舷上，一条铁索将这小船系在岩边，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倒也丝毫没有惧怕，——纵然随水飘了去，父亲还会将我找回来。

微尘般的雾点，不时的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润湿得很。我从船的这边，扶着又走到那边，瞭望着，父亲一定要来找我的，我们就要划到海上去。

沙上一阵脚步响，一个渔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竿子，走着便近了。

雨也不怕，雾也不怕，随水飘了去也不怕。我只怕这老渔夫，他是会诓哄小孩子，去卖了买酒喝

的。——下去罢，他正坐在海边上；不去罢，他要是捉住我呢；我怕极了，只坚坐在船头上，用目光逼住他。

他渐渐抬起头来了，他看见我了，他走过来了；我忽然站起来，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

“姑娘呵！不要怕我，不要跳，——海水是会淹死人的。”

我止住了，只见那晶莹的眼泪，落在他枯皱的脸上；我又坐下，两手握紧了看着他。

“我有一个女儿——淹死在海里了，我一看见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

我只看着他，——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却又不言语。

深黑的军服，袖子上几圈的金线，呀！父亲来了，这里除了他没有别人袖子上的金线还比他多的，——果然是父亲来了。

“你这孩子，阴天还出来做什么！海面上不是玩的去处！”我仍旧笑着跳着，攀着父亲的手。他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煦。

“爹爹，上来，坐稳了罢，那老头儿的女儿是掉在海里淹死了的。”父亲一面上了船，一面望了望那老头儿。

父亲说：“老头儿，这海边是没有大鱼的，你何不……”

他从沉思里，回过头来，看见父亲，连忙站起来，一面说：“先生，我知道的，我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了。”

父亲说：“也是，你太老了，海面上不稳当。”

他说：“不是不稳当，——我的女儿死在海里了，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

我倚在父亲身畔，我想：“假如我掉在海里死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职务，永远不到海面上来么？”

渔人又说：“这个小姑娘，是先生的……”父亲笑说：“是的，是我的女儿。”

渔人囁囁着说：“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时会有危险的。”

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女儿……”父亲立刻止住我，然而渔人已经听见了。

他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是呵！我的女儿死了三十年了，我只恨我当初为何带她到海上来。——她死的时候刚八岁，已经是十分的美丽聪明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有福气，说龙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我们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给我们些眼泪，不是福气，真不是福气呵！”

父亲和我都静默着，望着他。

“她只爱海，整天里坐在家门口看海，不时的求我带她到海上来，她说海是她的家，果然海是她永久的家。——三十年前的一日，她母亲回娘家去，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她不肯一个人在家里，一定要跟我去。我说海上不是玩的去处，她只笑着，缠磨着我，我拗她不过，只得依了她，她在海面上乐极了。”

他停了一会儿——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船旁点着一盏灯，她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头，凝望着，不时的回头看着我，现出喜乐的微笑。——我刚一转身，灯影里一声水响，她……她滑下去了。可怜呵！我至终没有找回她来。她是龙女，她回到她的家里去了。”

父亲面色沉寂着，嘱咐我说：“坐着不要动。孩子！他刚才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一面自己下了船，走向那在岩石后面呜咽的渔人。浓雾里，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看不分明。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儿，海边和海面却差不了多远呵！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

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儿，怎么三十年前的事，提起来还伤心呢？

人要是回到永久的家里去的时候，父亲就不能找他回来么？

我不明白，我至终不明白。——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小船上
面？——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
似乎和它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黯凄的
美。——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燕京大学季刊》第2卷第
1、2期，署名：谢婉莹。）

宇宙的爱

四年前的今晨，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

依旧是这青绿的叶，碧澄的水。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依旧是四年前的我。

这些青绿的叶，可是四年前的那些青绿的叶？水可是四年前的水？云可是四年前的云？——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它们依旧是叶儿，水儿，云儿，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水儿，云儿。——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从新的生命里欣欣的长着，活活的流着，自由的停留着。

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四年前的它们，只觉得憨嬉活泼，现在为何换成一片的微妙庄严？——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抬头望月，何如水中看月！一样的天光云影，还添上树枝儿荡漾，圆月儿飘浮，和一个独俯清流的

我。

白线般的长墙，横拖在青绿的山上。在这浩浩的太空里，阻不了阳光照临，也阻不了风儿来去，——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

坐对着起伏的山，远立的塔，无边的村落平原，只抱着膝儿凝想。朝阳照到发上了，——想着东边隐隐的城围里，有几个没来的孩子，初回家的冰仲，抱病的冰叔，和昨天独自睡在树下的小弟弟，怎得他们也在这儿……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在西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6月23日。）

山中杂感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颠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话。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造物者呵！我们星驰的前途，路站上，请你再遥遥的安置下几个早晨的深谷！

陡绝的岩上，树根盘结里，只有我俯视一切。——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只在地面上。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在西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6月25日。）

人 格

主义救不了世界，
学说救不了世界，
要参与那造化的妙功呵，
只有你那纯洁高尚的人格。
万能的上帝！
求你默默的藉着无瑕疵的自然，
造成我们高尚独立的人格。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6月28日。）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西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6月28日。）

青年的烦闷

青年时代的生涯，注定是烦闷的。无论是动，是静，是欢乐，是无聊，总觉得背后有烦闷跟着。

到底为什么？是月儿晶莹，是雨儿阴沉，是一望的远山无际，是半池的微波粼粼？这也只是一刹那顷的自然现象。是神妙，是温柔，对于人生有什么烦闷的影响？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丧掉生命的，不能得着生命。”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所以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他们奋斗的生涯里，注定的是永远烦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西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6月29日。）

图 画

信步走下山门去，何曾想寻幽访胜？

转过山坳来，一片青草地，参天的树影无际。树后弯弯的石桥，桥后两个俯蹲在残照里的狮子。回过头来，只一道的断瓦颓垣，剥落的红门，却深深掩闭。原来是故家陵阙！何用来感慨兴亡，且印下一幅图画。

半山里，凭高下视，千百的燕子，绕着殿儿飞。城垛般的围墙，白石的甬道，黄绿琉璃瓦的门楼，玲珑剔透。楼前是山上的晚霞鲜红，楼后是天边的平原村树，深蓝浓紫。暮霭里，融合在一起。难道是玉宇琼楼？难道是瑶宫贝阙？何用来搜索诗肠，且印下一幅图画。

低头走着，一首诗的断句，忽然浮上脑海来。“四月江南无矮树，人家都在绿阴中。”何用苦忆是谁的著作，何用苦忆这诗的全文。只此已描画尽了山下的人家！

爱的实现

诗人静伯到这里来消暑，已经是好几次了。这起伏不断的远山，和澄蓝的海水，是最幽雅不过的。他每年夏日带了一年中的积蓄的资料来，在此完成他的杰作。

现在他所要开始著作的一篇长文，题目是《爱的实现》。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萝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笔，伸着纸。浓荫之下，不时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纸上，他从沉思里微笑着用笔尖挑开去。矮墙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骄阳下的蝉声，一阵阵的叫着。这些声音，都缓缓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的往下写。

沙地上索索的脚步声音，无意中使他抬起头来。只见矮墙边一堆浓黑的头发，系着粉红色的绺结儿，走着跳着就过去了。后面跟着的却只听见笑声，看不见人影。

他又低下头，去写他的字，笔尖儿移动得很快。

他似乎觉得思想加倍的活泼，文字也加倍的有力，能以表现出自己心里无限的爱的意思——

一段写完了，还只管沉默的微笑的想。——海波中，微风里，漾着隐现的浓黑的发儿，欢笑的人影。

金色的夕阳，照得山头一片的深紫，沙上却仍盖着矗立的山影。潮水下去了，石子还是润明的。诗人从屋里出来，拂了拂桌子，又要做他下午的功课。

笑声又来了，诗人拿着笔站了起来。墙外走着两个孩子；那女孩子挽着她弟弟的头儿，两个人的头发和腮颊，一般的浓黑绯红，笑窝儿也一般的深浅。脚步细碎的走着。走得远了，还看得见那女孩子雪白的臂儿，和她弟弟背在颈后的帽子，从白石道上斜刺里穿到树荫中去了。

诗人又坐下，很轻快的写下去，他写了一段笔歌墨舞的《爱的实现》。

晚风里，天色模糊了。诗人卷起纸来，走下廊子，站在墙儿外。沙上还留着余热。石道尽处的树荫中，似乎还隐现着雪白的臂儿和飘扬的帽带。

他天天清早和黄昏，必要看见这两个孩子。他们走到这里，也不停留，只跳着走着的过去。诗人也不叫唤他，只默默的望着他们，来了，过去了，再低下头去，蕴含着无限的活泼欢欣，去写他的《爱的实

现》。

时候将到了，他就不知不觉的倾耳等候那细碎的足音，活泼的笑声。从偶然到了愿望——热烈的愿望。

四五天过去了，他觉得若没有这两个孩子，他的文思便迟滞了，有时竟写不下去。

他们是海潮般的进退。有恒的，按时的，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指引了这作家的思路。

这篇著作要脱稿了，只剩下末尾的一段收束。

早晨是微阴的天，阳光从云隙里漏将出来。他今天不想写了，只坐在廊下休息。渐渐的天又开了。两个孩子举着伞，从墙外过去。

傍晚忽然黑云堆积起来，风起了。一闪一闪的电光穿透浓云。接着雷声隆隆的在空中鼓荡。海波儿小山般彼此推拥着，白沫几乎侵到阑边来。他便进到屋里去，关上门，捻亮了灯。无聊中打开了稿纸，从头看了看，便坐下，要在今晚完成这篇《爱的实现》。——一刹那顷忽然想起了那两个活泼玲珑的孩子。

他站起来了，皱着眉在屋里走来走去。又扶着椅背站着，“早晨他们是过去了，难道这风雨的晚上，还看得见他们回来么？他们和《爱的实现》有什么……难道终究写不下去？”他转过去，果决的坐下，伸好

了纸，拿起笔来——他只有笔微微的敲着墨盒出神。

窗外的雨声，越发的大了，檐上好似走马一般。雨珠儿繁杂的打着窗上的玻璃，风吹着湿透的树枝儿，带着密叶，横扫廊外的阑干，簌簌乱响。他迟疑着看一看表，时候还没有到，他觉得似乎还有一线的希望。便站起来，披上雨衣，开了门，走将出去。

雨点迎面打来，风脚迎面吹来，门也关不上了。他低下头，便走入风雨里，湿软的泥泞，没过了他的脚面，他一直走去，靠着墙儿站着。从沉黑中望着他们的去路。风是冷的，雨是凉的，然而他心中热烈的愿望，竟能抵抗一切，使他坚凝的立在风雨之下。

一匝的大雨过去了，树儿也稳定了。那电光还不住的在漆黑的天空中，画出光明的符咒，一闪一闪的映得树叶儿上新绿照眼。——忽然听得后面笑声来了，回过头来，电光里，矮矮的一团黑影，转过墙隅来。再看时又隐过去了。他依旧背着风站着。

第二匝大雨来了，海波濛濛，他手足淋得冰冷，不能再等候了，只得绕进墙儿，跳上台阶来，拭干了脸上的水珠儿。——只见自己的门开着，门外张着一把湿透的伞。

往里看时，灯光之下，书桌对面的摇椅上，睡着两个梦里微笑的孩子。女孩儿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头，散拂的发儿，也罩在弟

弟的脸上，绫花已经落在椅边。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上露出肥白的小腿。在这惊风暴雨的声中，安稳的睡着。屋里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卷稿纸，却被风吹得散乱着落在地下。

他迷惘失神里，一声儿不响。脱下了雨衣，擦了擦鞋，蹑着脚走进来。拾起地上的稿纸，卷着握在手里，背着臂儿，凝注着这两个梦里微笑的孩子。

这时他思潮重复奔涌，略不迟疑的回到桌上，捡出最后的那一张纸来，笔不停挥的写下去。

雨声又渐渐的住了，灯影下两个孩子欠伸着醒了过来。满屋的书，一个写字的人，怎么到这里来了？避着雨怎样就睡着了？惺忪的星眼对看着怔了一会，慢慢的下了椅子，走出门外。拿起伞来从滴沥的雨声中，并肩走了。

外边却是泥泞黑暗，凉气逼人。——诗人看着他们自来自去，却依旧一声儿不响。只无意识的在已经完成的稿子后面，纵横着写了无数的《爱的实现》。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根》1921年7月第12卷第7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回 忆

雨后，天青青的，草青青的。土道上添了软泥，削岩下却留着一片澄清的水，更开着一枝雪白的花。也只是小小的自然，何至便低徊不能去？

风狂雨骤，黑暗里站在楼阑边。要拿书却怎的不推开门，只凝立在新凉里？——我要数着这涛声里，岛塔上，灯光明灭的数儿，一——二——三——四——五。

沉郁的天气。浪儿侵到裙儿边。紫花儿掉下去了，直漾到浪圈外，沉思的界线里。低头看时，原来水上的花，是手里的花。

水里只荡漾着堂前的灯光人影。——一会儿，灯也灭了，人也散了。——一时沉黑。——是我的寂寞？是山中的寂寞？是宇宙的寂寞？这池旁本自无人，只剩得夜凉如水，树声如啸。

这些事是遽隔数年，这些地也相离千里，却怎的今朝都想起？料想是其中贯穿着同一的我，潭呵，池呵，江呵，海呵，和今朝的雨儿，也贯穿着同一的水。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7月22日。）

问 答 词

树影儿覆在墙儿上，又是凉风如洗，月明如水。

她看着我，“为何望天无语，莫非是起了烦闷，生了感慨？”

我说：“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便如你我月下共语，也只是电光般，瞥过无限的太空，这一会儿，已成了过去渺茫的事迹。”

她说：“这不对呵，你只管赞美‘自然’，讴歌着孩子，鼓吹着宇宙的爱，称世界是绵绵无尽。你自己岂不曾说过‘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我说：“这只是闭着眼儿想着，低着头儿写着，自己证实，自己怀疑，开了眼儿，抬起头儿，幻像便走了！乐园在哪里？天国在哪里？依旧是社会污浊，人生烦闷！‘自然’只永远是无意识的，不必说了。小孩子似乎很圆满，只为他无知无识。然而难道他便永

久是无知无识？便永久是无知无识，人生又岂能满足？世俗无可说，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来赞美自然，讴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我曾寻遍了天下，便有也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

她说：“希望便是快乐，创造便是快乐。逞玄想，撇下人生，难道便可使社会不污浊，人生不烦闷？”

我说：“希望做不到，又该怎样？创造失败了，又该怎样？古往今来，创造的人又有多少？到如今他们又怎样？你只是恒河沙数中的一粒，要做也何从做起，要比也如何比得起？即或能登峰造极，也不过和他们一样。不希望还好，不想创造还好，倒不如愚夫庸妇，一生一世，永远是无烦恼！”

她微笑说：“你的感情起落无恒，你的思想没有系统。你没有你的人生哲学，没有你的世界观。只是任着思潮奔放，随着思潮说话。创造是烦恼，不创造只烦闷，又如何？希望是烦恼，不希望只烦闷，又如何？”

我说：“是呵！我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须前进。车儿已上了轨道了，走是走，但不时的瞻望前途，只一片的无聊乏味！这轨道通到虚无缥缈里，走是走，俊彩星驰的走，但不时的觉着，走了一场，在这广漠的宇宙里，也只是无谓！”

她只微笑着，月光射着她清扬的眉宇，她从此便不言语。

“世界上的力量，永远没有枉废：你的一举手，这热力便催开了一朵花；你的一转身，也使万物颤动；你是大调和的生命里的一部分，你带着你独有的使命；你是站在智慧的门槛上，请更进一步！看呵，生命只在社会污浊，人生烦闷里。宇宙又何曾无情？人类是几时灭绝？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妇，他们是了解生命的真意义，知道人生的真价值。他们不曾感慨，不曾烦闷，只勤勤恳恳的为世人造福。回来罢！脚踏实地地着想！”

这话不是她说的，她只微笑着。

“宛因呵！感谢你清扬的眉宇，从明月的光辉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7月27日，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非完全则宁无（一）

易卜生的剧诗《柏拉图》里，有一句极其精彩的话，也是他的意志哲学，就是“非完全则宁无”。

这“宁”字真用得有意思呵！表示出去取之间，有无限的徘徊，无限的思索。然而又至终抛弃一切，牺牲一切，来趋就“完全”等候“完全”。

只有“完全”是好的，是美满的。世人都知道有个“完全”，都知道希望“完全”。

固然是既知道有“完全”，便应当希望“完全”。但有时理想离事实太远，前途没有把握，对方隐在云雾渺茫之中。无目的地奋斗，结果只是徒乱人意劳而无功的。何如斩铁截钉的一句“非完全则宁无”？

“非完全则宁无”，这语气是如何的严冷呢？然而可以激起青年人的决心，唤起青年人的觉悟。“不进行则已，既进行了，就不是无目的地奋斗。”又好似温柔的音乐。

是严冷，是温柔，又是如何的使人感慨呵！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非完全则宁无（二）

一个朋友用这个题目，作了一首白话诗。又一位朋友用这个题目，作了一篇小说。前后看见了之后，我自己又做了一段杂感。

一样的题目，她们所做的彼此用意不同，对象不同。我的又和她们的不同。然而总起来说就是：“天下万事，都是完全的好；要不完全，不如无有。”

“非完全则宁无”。这语意实在不是争气斗胜，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只因不冷不热，不进不退的光景，太令人难受，一丝的希望未绝，要前行却又着实没有把握，徘徊之间，只枉废许多精神与光阴。慧心人是不肯这样做的，完全了更好，不完全就掉头不顾，远走高飞，这真是英雄的行事！

“非完全则宁无”，有时近于矫情，然而矫情的确是一种学问，也更须有一份勇气。工夫不到是矫不成的，大人物与庸人的分别，也只在于矫得过与矫不过——也许这是我的偏见，然而我个人是如此信的。

但无论如何，奉行一种主义，不要如同拜偶像，死守着做去。

进一步说，世界哪有完全的事？完全到底有什么标准？完全到底有无止境？今天看看是完全，明天又有比昨天好的，昨天的完全，就不是真完全了。推想下去，现在的完全，终是使人怀疑的。将来的完全，终是没有把握的。这“宁”字又何所依附？

推究一个问题，真不容易呵！只有刚一着想时是清晰的，再一想，就越来越模糊了。

想不透就索性不想——这也是“非完全则宁无”么？

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8月11日。）

非完全则宁无（三）

昨天偶然翻出龚定庵的一句诗，是“百事翻从阙陷好”。——这句诗我认为无意思；不过这“好”字，却大可为“想不透就索性不想”解围。

不得已我再说一说“非完全则宁无”。

使我思潮滞住之点，只是“完全”两个字的标准和界说；但是若再进一步，这“无”字也须有它的标准和界说。怎样才算是“有”，怎样才算是“无”；“掉头不顾，远走高飞”是否已尽了“无”的能事。

但是“无”的界说，却是随着“完全”而解决的。所以主脑仍是“完全”。

有时理想太超玄了，所以为“完全”的，既在虚无缥缈之中，同时使不完全的更不完全。

有一日世界上的农夫，织妇，士子，工人，都虚拟着将来完全的世界，想到自己现在所着手做去的，真是连“完全”的万分之一都不如。于是都望空凝想，弃业叹息。这样的“非完全则宁无”，结果就是使世界成为冰球；只有灰心，只有失望，只有更不完全。

“完全”不要从第一越到第九十九，从今日越到万古千秋，只要一步一步进。因为今日有今日的“完全”，明日有明日的“完全”；若要看到世界的尽头，世界上就真无所谓“完全”了。

现在的界说是：我今日所以为“完全”的就是“完全”。未来的“完全”，且不必管他。

若是连今日的“完全”也求不到时，那时又何妨斩铁截钉的说一句“非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8月15日。）

一朵白蔷薇

怎么独自站在河边上？这朦胧的天色，是黎明还是黄昏？何处寻问，只觉得眼前竟是花的世界。中间杂着几朵白蔷薇。

她来了，她从山上下来了。靚妆着，仿佛是一身缟白，手里抱着一大束花。

我说，“你来，给你一朵白蔷薇，好簪在襟上。”她微笑说了一句话，只是听不见。然而似乎我竟没有摘，她也没有戴，依旧抱着花儿，向前走了。

抬头望她去路，只见得两旁开满了花，垂满了花，落满了花。

我想白花终比红花好；然而为何我竟没有摘，她也竟没有戴？

前路是什么地方，为何不随她走去？

都过去了，花也隐了，梦也醒了，前路如何？便

摘也何曾戴？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追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8月26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冰 神

白茫茫的地上，自己放着风筝，一丝风意都没有

——
飏起来了，愈飞愈紧，却依旧是无风。抬头望，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珑照耀的冰山；峰尖上庄严地站着一位女神，眉目看不分明，衣裳看不分明，只一只手举着风筝，一只手指着天上——

天上是繁星错落如珠网——

一转身忽惊，西山月落凉阶上，照着树儿，射着草儿。

这莫是她顶上的圆光，化作清辉千缕？

是真？是梦？我只深深地记着：

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追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8月26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繁 星

自 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

冰 心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

—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二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三

万顷的颤动——
深黑的岛边，
月儿上来了。
生之源，

死之所！

四

小弟弟呵！
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呵！

五

黑暗，
怎样的描画呢？
心灵的深深处，
宇宙的深深处，
灿烂光中的休息处。

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愤的人罢！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八

残花缀在繁枝上；
鸟儿飞去了，
撒得落红满地——
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九

梦儿是最瞒不过的呵，
清清楚楚的，
诚诚实实的，
告诉了
你自己灵魂里的密意和隐忧。

—○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

无限的神秘，
何处寻它？
微笑之后，
言语之前，
便是无限的神秘了。

一二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一三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天，
极目的苍茫无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十四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一五

小孩子！
你可以进我的园，

你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儿，
刺伤了你的手。

一六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一七

我的朋友！
为什么说我“默默”呢？
世间原有些作为，
超乎语言文字以外。

一八

文学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种子去，
随时随地要发现你的果实。

一九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

二〇

幸福的花枝，
在命运的神的手里，
寻觅着要付与完全的人。

二一

窗外的琴弦拨动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绕在余音里？
是无限的树声，
是无限的月明。

二二

生离——

是朦胧的月日，
死别——
是憔悴的落花。

二三

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
在热闹中熄灭。

二四

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
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白莲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头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别了自己。

二五

死呵！
起来颂扬它；

是沉默的终归，
是永远的安息。

二六

高峻的山颠，
深阔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热烈的泪；
可怜微小的人呵！

二七

诗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乐，
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

二八

故乡的海波呵！
你那飞溅的浪花，
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
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二九

我的朋友，
对不住你；
我所能付与的慰安，
只是严冷的微笑。

三〇

光阴难道就这般的过去么？
除却缥缈的思想之外，
一事无成！

三一

文学家是最不情的——
人们的泪珠，
便是他的收成。

三二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的人的嗔恨，

是她自己的慰乐。

三三

母亲呵！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

三四

创造新陆地的，
不是那滚滚的波浪，
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三五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

三六

阳光穿进石隙里，
和极小的刺果说：
“借我的力量伸出头来罢，
解放了你幽囚的自己！”
树干儿穿出来了，
坚固的磐石，
裂成两半了。

三七

艺术家呵！
你和世人，
难道终久的隔着一重光明之雾？

三八

井栏上，
听潺潺山下的河流——
料峭的天风，
吹着头发；
天边——地上，

一回头又添了几颗光明，
是星儿，
还是灯儿？

三九

梦初醒处，
山下几叠的云衾里，
瞥见了光明的她。
朝阳呵！
临别的你，
已是堪怜，
怎似如今重见！

四〇

我的朋友！
你不要轻信我，
贻你以无限的烦恼，
我只是受思潮驱使的弱者呵！

四一

夜已深了，

我的心门要开着——
一个浮踪的旅客，
思想的神，
在不意中要临到了。

四二

云彩在天空中，
人在地面上——
思想被事实禁锢住，
便是一切苦痛的根源。

四三

真理，
在婴儿的沉默中，
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

四四

自然呵！
请你容我只问一句话，
一句郑重的话：
“我不曾错解了你么？”

四五

言论的花儿
开得愈大，
行为的果子
结得愈小。

四六

松枝上的蜡烛，
依旧照着罢！
反复的调儿，
再弹一阕罢！
等候着，
远别的弟弟，
从夜色里要到门前了。

四七

儿时的朋友：
海波呵，
山影呵，
灿烂的晚霞呵，

悲壮的喇叭呵；
我们如今是疏远了么？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罢，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四九

零碎的诗句，
是学海中的一点浪花罢；
然而它们是光明闪烁的，
繁星般嵌在心灵的天空里。

五〇

不恒的情绪，
要迎接它么？
它能涌出意外的思潮，
要创造神奇的文字。

五一

常人的批评和断定，
好象一群瞎子，
在云外推测着月明。

五二

轨道旁的花儿和石子！
只这一秒的时间里，
我和你
是无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无限之生中的永别；
再来时，
万千同类中，
何处更寻你？

五三

我的心呵！
警醒着，
不要卷在虚无的旋涡里！

五四

我的朋友！
起来罢，
 晨光来了，
 要洗你的隔夜的灵魂。

五五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五六

夜中的雨，
 丝丝的织就了诗人的情绪。

五七

冷静的心，
在任何环境里，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五八

不要羡慕小孩子，
他们的知识都在后头呢，
烦闷也已经隐隐的来了。

五九

谁信一个小“心”的呜咽，
颤动了世界？
然而它是灵魂海中的一滴。

六〇

轻云淡月的影里，
风吹树梢——
你要在那时创造你的人格。

六一

风呵！
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
我的家还在这黑暗长途的尽处。

六二

最沉默的一刹那顷，
是提笔之后，
下笔之前。

六三

指点我罢，
我的朋友！
我是横海的燕子，
要寻觅隔水的窝巢。

六四

聪明人！
要提防的是：

忧郁时的文字，
愉快时的言语。

六五

造物者呵！
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
百千万幅图画，
每晚窗外的落日。

六六

深林里的黄昏，
是第一次么？
又好似是几时经历过。

六七

渔娃！
可知道世人羡慕你？
终身的生涯，
是在万顷柔波之上。

六八

诗人呵！
缄默罢；
写不出来的，
是绝对的美。

六九

春天的早晨，
怎样的可爱呢！
融洽的风，
飘扬的衣袖，
静悄的心情。

七〇

空中的鸟！
何必和笼里的同伴争噪呢？
你自有你的天地。

七一

这些事——

这永不漫灭的回忆；
月明的园中
藤萝的叶下，
母亲的膝上。

七二

西山呵！
别了！
我不忍离开你，
但我苦忆我的母亲。

七三

无聊的文字，
抛在炉里，
也化作无聊的火光。

七四

婴儿，
是伟大的诗人，
在不完整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整的诗句。

七五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七六

月明之夜的梦呵！
远呢？
近呢？
但我们只这般不言语，
听——听
这微击心弦的声！
眼前光雾万重，
柔波如醉呵！

沉——沉。

七七

小磐石呵，
坚固些罢，
准备着前后相催的波浪！

七八

真正的同情，
在忧愁的时候，
不在快乐的期间。

七九

早晨的波浪，
已经过去了；
晚来的潮水，
又是一般的声音。

八〇

母亲呵！

我的头发，
披在你的膝上，
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

八一

深夜！
请你容疲乏的我，
放下笔来，
和你有少时寂静的接触。

八二

这问题很难回答呵，
我的朋友！
什么可以点缀了你的生活？

八三

小弟弟！
你恼我么？
灯影下，
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
来骗取你，

绯红的笑颊，
凝注的双眸。

八四

寂寞呵！
多少心灵的舟，
在你软光中浮泛。

八五

父亲呵！
我愿意我的心，
象你的佩刀，
这般的寒生秋水！

八六

月儿越近，
影儿越浓，
生命也是这般的真实么？

八七

知识的海中，
神秘的礁石上，
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
感谢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难行的路！

八八

冠冕？
是暂时的光辉，
是永久的束缚。

八九

花儿低低的对看花的人说：
“少顾念我罢，
我的朋友！
让我自己安静着，
开放着，
你们的爱

是我的烦扰。”

九〇

坐久了，
推窗看海罢！
将无边感慨，
都付与天际微波。

九一

命运！
难道聪明也抵抗不了你？
生——死
都挟带着你的权威。

九二

朝露还串珠般呢！
去也——
风冷衣单
何曾入到烦乱的心？
朦胧里数着晓星，
怪驴儿太慢，

山道太长——
梦儿欺枉了我，
 母亲何曾病了？
归来也——
 辔儿缓了，
 阳光正好，
 野花如笑；
看朦胧晓色，
 隐着山门。

九三

我的心呵！
是你驱使我呢，
 还是我驱使你？

九四

我知道了，
 时间呵！
你正一分一分的，
 消磨我青年的光阴！

九五

人从枝上折下花儿来，
供在瓶里——
到结果的时候，
却对着空枝叹息。

九六

影儿落在水里，
句儿落在心里，
都一般无痕迹。

九七

是真的么？
人的心只是一个琴匣，
不住的唱着反复的音调！

九八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罢！

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
也只有你能创造你自己。

九九

我们是生在海舟上的婴儿，
不知道
先从何处来，
要向何处去。



夜半——
宇宙的睡梦正浓呢！
独醒的我，
可是梦中的人物？



弟弟呵！
似乎我不应勉强着憨嬉的你，
来平分我孤寂的时间。

一〇二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头来，
 感谢春光的爱——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她终于沉默。
母亲呵！
你是那春光么？

一〇三

时间！
现在的我，
 太对不住你么？
然而我所抛撇的是暂时的，
 我所寻求的是永远的。

一〇四

窗外人说桂花开了，
 总引起清绝的回忆；
一年一度，

中秋节的前三日。

一〇五

灯呵！

感谢你忽然灭了：

在不思索的挥写里，

替我匀出了思索的时间。

一〇六

老年人对小孩子说：

“流泪罢，

叹息罢，

世界多么无味呵！”

小孩子笑着说：

“饶恕我，

先生！

我不会设想我所未经过的事。”

小孩子对老年人说：

“笑罢，

跳罢，

世界多么有趣呵！”

老年人叹着说：

“原谅我，

孩子！
我不忍回忆我所已经过的事。”

一〇七

我的朋友！
珍重些罢，
不要把心灵中的珠儿，
抛在难起波澜的大海里。

一〇八

心是冷的，
泪是热的；
心——凝固了世界，
泪——温柔了世界。

一〇九

漫天的思想，
收合了来罢！
你的中心点，
你的结晶，
要作我的南针。

——○

青年人呵！
你要和老年人比起来，
就知道你的烦闷，
是温柔的。

———

太单调了么？
琴儿，
我原谅你！
你的弦，
本弹不出笛儿的声音。

——二

古人呵！
你已经欺哄了我，
不要引导我再欺哄后人。

一一三

父亲呵！
我怎样的爱你，
也怎样爱你的海。

一一四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忧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灭。

一一五

笔在手里，
句在心里，
只是百无安顿处——
远远地却引起钟声！

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这沉默，
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

一一七

小茅棚，
菊花的顶子——
在那里
要感出宇宙的独立！

一一八

故乡！
何堪遥望， 何时归去呢？
白发的祖父，
不在我们的园里了！

一一九

谢谢你，
我的琴儿！
月明人静中，
为我颂赞了自然。

一二〇

母亲呵！
这零碎的篇儿，
你能看一看么？
这些字，
在没有我以前，
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

一二一

露珠，
宁可在深夜中，
和寒花作伴——
却不容那灿烂的朝阳，
给她丝毫暖意。

— 二 二

我的朋友！
真理是什么，
 感谢你指示我；
然而我的问题，
 不容人来解答。

— 二 三

天上的玫瑰，
 红到梦魂里；
天上的松枝，
 青到梦魂里；
天上的文字，
 却写不到梦魂里。

— 二 四

“缺憾”呵！
“完全”需要你，
 在无数的你中，
 衬托出它来。

一二五

蜜蜂，
是能融化的作家；
从百花里吸出不同的香汁来，
酿成它独创的甜蜜。

一二六

荡漾的，是小舟么？
青翠的，是岛山么？
蔚蓝的，是大海么？
我的朋友！
重来的我，
何忍怀疑你，
只因我屡次受了梦儿的欺枉。

一二七

流星，
飞走天空，
可能有一秒时的凝望？

然而这一瞥的光明，
已长久遗留在人的心怀里。

一二八

澎湃的海涛，
沉黑的山影——
夜已深了，
不出去罢。

看呵！
一星灯火里，
军人的父亲，
独立在旗台上。

一二九

倘若世间没有风和雨，
这枝上繁花，
又归何处？
只惹得人心生烦厌。

一三〇

希望那无希望的事实，

解答那难解答的问题，
便是青年的自杀！

— 三 —

大海呵，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 三二 —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一三三

我的朋友！
未免太忧愁了么？
“死”的泉水，
 是笔尖下最后的一滴。

一三四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栏独倚。
粉红的莲花，
 深绿的荷盖，
 缟白的衣裳！

一三五

我的朋友！
你曾登过高山么？
你曾临过大海么？
在那里，
 是否只有寂寥？

只有“自然”无语？
你的心中
是欢愉还是凄楚？

一三六

风雨后——
花儿的芬芳过去了，
花儿的颜色过去了，
果儿沉默的在枝上悬着。
花的价值，
要因着果儿而定了！

一三七

聪明人，
抛弃你手里幻想的花罢！
她只是虚无缥缈的，
反分却你眼底春光。

一三八

夏之夜，

凉风起了！
襟上兰花气息，
绕到梦魂深处。

一三九

虽然为着影儿相印：
我的朋友！
你宁可对模糊的镜子，
不要照澄澈的深潭，
她是属于自然的！

一四〇

小小的命运，
每日的转移青年；
命运是觉得有趣了，
然而青年多么可怜呵！

一四一

思想，
只容心中游漾。
刚拿起笔来，

神趣便飞去了。

一四二

一夜——

听窗外风声。

可知道寄身山巅？

烛影摇摇，

影儿怎的这般清冷？

似这般山河如墨，

只是无眠——

一四三

心潮向后涌着，

时间向前走着；

青年的烦闷，

便在这交流的旋涡里。

一四四

阶边，

花底，

微风吹着发儿，
是冷也何曾冷！
这古院——
这黄昏——
这丝丝诗意——
绕住了斜阳和我。

一四五

心弦呵！
弹起来罢——
让记忆的女神，
和着你调儿跳舞。

一四六

文字，
开了矫情的水闸；
听同情的泉水，
深深地交流。

一四七

将来，

明媚的湖光里，
可有个矗立的碑？
怎敢这般沉默着——想。

一四八

只这一枝笔儿；
拿得起，
放得下，
便是无限的自然！

一四九

无月的中秋夜，
是怎样的耐人寻味呢！
隔着层云，
隐着清光。

一五〇

独坐——
山下湿云起了，
更隔院断续的清磬。
这样黄昏，

这般微雨，
只做就些儿惆怅！

一五一

智慧的女儿！
向前迎住罢，
“烦闷”来了，
要败坏你永久的工程。

一五二

我的朋友！
不要任凭文字困苦你；
文字是人做的，
人不是文字做的！

一五三

是怜爱，
是温柔，
是忧愁——
这仰天的慈像，
融化了我冻结的心泉。

一五四

总怕听天外的翅声——
小小的鸟呵！
羽翼长成，
你要飞向何处？

一五五

白的花胜似绿的叶，
浓的酒不如淡的茶。

一五六

清晓的江头，
白雾濛濛，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一五七

因着世人的临照，
只可以拂拭镜上的尘埃，
却不能增加月儿的光亮。

一五八

我的朋友！
雪花飞了，
我要写你心里的诗。

一五九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一六〇

聪明人！

文字是空洞的，
言语是虚伪的；
你要引导你的朋友，
只在你
自然流露的行为上！

—六一—

大海的水，
是不能温热的；
孤傲的心，
是不能软化的。

—六二—

青松枝，
红灯彩，
和那柔曼的歌声——
小弟弟！
感谢你付与我，
寂静里的光明。

一六三

片片的云影，
也似零碎的思想么？
然而难将记忆的本儿，
将它写起。

一六四

我的朋友！
别了，
我把最后一页，
留与你们！

（《繁星》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月1日新文艺栏，1月6日转到诗栏，连续刊登至1月26日，后结集作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3年1月初版。）

蓄道德能文章

记得有一联，上句模糊想不起来了，下句是“蓄道德能文章”。

这一句原不是什么格言，“蓄”字和“能”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它忽然浮上脑海来，只为的是“道德”和“文章”这几个字连在一处。

人格和文字的关系，不必我赘言了，因为文字本来是表现作者个人的人格，因为蓄道德的作者，他的文章也是蓄道德的。反之，便是……

作者不蓄道德，他虽然能文章，他的文章也只是济恶的、助虐的。他愈能文章，他文章的济恶助虐的程度也愈高。

所以作家最要的是人格修养；等人格修养得高尚了，再去做文章，或者就不至于妨害他人，贬损自己！

一九二一年九月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9月6日。）

迎神曲

灵台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头膜拜。

问：“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方去？
这无收束的尘寰，
可有众生归路？”

空华影落，
万籁无声，
隐隐地涌现了：
是宝盖珠幢，
是金身法相。

“只为问‘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方去？’

这轮转的尘寰，
便没了众生归路！”
“世界上，
来路便是归途，
归途也成来路。”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9月20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送 神 曲

“世界上，
来路便是归途，
归途也成来路。

“这轮转的尘寰，
何用问
‘来从何处来？
去向何方去？’

“更何处有宝盖珠幢？
又何处是金身法相？
即我——
也即是众生。

“来从去处来，
去向来处去。
向那来的地方，

寻将去路。”

灵台上——

燃着了常明灯火，
深深地低头膜拜。

一九二一年，无月的中秋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1921年9月6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

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的眼泪呢？

她这梦也应当到了醒觉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梦么？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带点娇贵的样子的。

这也是很新颖，很能造就她的环境——但她父亲送给她的一把佩刀，还长日挂在窗前。拔出鞘来，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马呵，海岸呵，荷枪的军人呵……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姊妹们在窗外唤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几点无聊的眼泪。

她后悔么？也许是，但有谁知道呢！军人的生活，

是怎样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黄昏时营幕里吹出来的笳声，不更是抑扬凄婉么？世界上软款温柔的境地，难道只有女孩儿可以占有么？海上的月夜，星夜，眺台独立倚枪翘首的时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静了，海也浓睡了，——“海天以外的家！”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

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还有甚么？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儿般的循环，或者便从“将来”，又走向“过去”的道上去，但这也是无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遗留于她现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矫强的性质了——她依旧是喜欢看那整齐的步伐，听那悲壮的军笳。但与其说她是喜欢看，喜欢听，不如说她是怕看，怕听罢。

横刀跃马，和执笔沉思的她，原都是一个人，然而时代将这些事隔开了……

童年！只是一个深刻的梦么？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燕大周刊》1923年3月10日第3期，后收入小说、散文集《往事》。）

介绍一位艺术家

这一小段文字里，并不是要介绍某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只碎片的要介绍他的“态度”。——就是我从古往今来许多艺术家之中，特别的佩服赞叹的。

英国名优彭尼士（J·H Baines）作名优菲尔波士（Samuel Phelps）的传略说：“他作了剧人四十三年，没有谈话，没有访事的谒见，没有自述的短文，没有赠外人的相片，没有参与过外人的一切宴会。只有帷幕揭开的时候，他才极忠勇的，勇往直前为群众工作。

“一八七六年菲尔波士，他自己在考登（alderman Cotton）府尹府中，剧界欢迎会演说，‘我四十三年为公众服务，做一个演剧人；有一桩事很可使诸位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是我实实在在，是我生平初次对着观众说的第一句话，因为任何一著作家，关于我私下的谈话，是向来没有记载过的。’

“因为演剧家的生活本是有些神秘，如果我们私下常以本来面目，和外界交接，则登台演剧，定要减少许多感动观众的力量，我亟要改变我那广交游的

脾气。”

神秘的生活，又岂止演剧家？——

菲尔波士所以使人崇拜的，就是他在感情生活的背后，却把持着一种冷的理性。他深沉，他镇定，他不自炫，他一面静听着无数观众的赞扬，一面悄悄的为他的艺术奋斗。

他自度前途无量，他自知和外界的交接，是徒乱人意的，是要使自己的艺术退步的，是要减少感动观众的力量。他只在帷幕揭开的时候，以神秘庄严的面目，和无数人交接，下台以后却渺渺难寻的去度他自己荒村游钓的生活。

他保持着这幻秘冷静的态度，——保持了四十三年。

只有这幻秘冷静的态度，可以常常促进他的艺术，可以永远维持他艺术的动人的力量，因为他不像别的剧人，抛掷自己到观众里去，受无谓的赞扬，自隳他求进步的热诚，呈露了本来面目，使人多几番印象，习而生厌。

菲尔波士岂止深沉？岂止镇定？他具有绝等的聪明，所以见识高人一等，眼光远人一些。

雏形的艺术家呵！你们愿意有极深的造诣么？你们愿意有极大的贡献么？请看这位大艺术家菲尔波

士的“态度”!

神秘的生活，又岂止演剧家? ——

十，六，一九二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1年10月19日。)

最后的使者

诗人俯伏在众神之王的脚下，祷告说：“神呵！你赋与我以绝特的天才，使我的诗思横溢，使我笔下惊动了万千的读者。不过我细细的观察，他们从我的诗中所得去的，只是忧愁，烦闷，和悲伤。于人类于世界，只是些灰心绝望的影响。神呵，这难道是我唯一的使命么？若这是你的旨意，我又何敢妄求？只是还求你为无量数的青年人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

光明的雾中，神飘扬着冰绡之衣，扶着银杖，低眉听他祷告——神悠然深思，微微的笑道：“从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终，这一端是空虚黑暗，那一端是缥缈混沌。人类的生命，只激箭般从这边飞到那边，来去都不分明。因此悲伤是分内的，快乐是反常的。一个人能有多少日月，悲伤是他的颖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起来去罢！”

诗人依旧跪在冰冷的石上，说：“神呵，你也说了，一个人能有多少日月，可怜他来去都不分明，何必不使他痴狂，使他沉醉，使他忘却这分内的悲伤

呢？倘若蒙你扶助我，我便死心蹋地的要担当这个使命呵。”

神悠然深思，慢慢地举起银杖，指着诗人的心窍，清清楚楚的说：“现在，我更赐你无限的智慧，好和我这些缟翼珠缨的使者，在心灵中有深密的接触，我使你泄尽了宇宙的神秘，写尽了人类的深思，看看能否遮蔽却人生的烦闷。好了，起来去罢！”

这时节无数羽衣蹁跹的使者，从光明中转将出来，拉着手，绕着圈儿，唱着别神的曲。最后便扬起翅来，从神光中飞散了，下隐在尘寰里。——诗人眼看着他们去了，便心满意足的祷告说：“神呵，求你永远扶助我。”

诗人坐在树下浓荫中，雨点打到他心上来，他笔不停挥的成了一节很长的诗。他携带了这诗，先送给一个青年人。

青年人看了，默默的呜咽赞叹，说：“你这诗好极了；泄尽了宇宙的神秘，写尽了人类的深思。只是怎的增加了我无边的烦闷？”

诗人接过诗来，忧忧愁愁的回去。他开始诅咒雨的使者。

雨的使者显现在他面前，说：“诗人呵，你不要责备我。我本是生命树上一滴的露珠，洒到地上来，

变成了点点同情的眼泪，要使千万人伤心的。”

于是这使者飞去了。

诗人夜阑起坐，星月的光射到他心上来。诗人又成了一首诗，立刻寄给他一个老朋友。

回信来了说：“你这诗好极了。可知人生如梦，来去都不分明，黑夜来到了，快乐又在哪里？”

诗人将诗扯得粉碎，诅咒夜的使者。

夜的使者低着头说：“我只会用万条烦恼丝儿，穿起星儿，结就漫天的珠网，来笼络住全世界的死和失望的，我只会悬起反映悲欢的月镜，表现出古往今来无边的慷慨抑郁，来触动人类的悲伤的。”

夜的使者也飞去了。

诗人走到水边坐下，从水里看见了对岸的花。花和水反映到心上来。诗人才思奋发，成了一首长歌，顺手便递给水边一个浣衣的女儿。

她读了几遍，泪落下来了。说：“先生，你写的这就是诗么？这就是我心中常有的话，怎么就说不出来？可是你替我说出来了，我心里却为何又这般的感动？我明白了，原来……”诗人不等她说完，便连忙回身走了。

诗人默默的背倚窗户站着。

水的使者荡荡漾漾的显现了，说：“诗人呵，这又算什么呢？我本是昼夜里流着，输送了人类的年华和兴亡的事迹，来归入那茫茫的大海的。”

花的使者很明媚的笑着说：“诗人呵，你错用了我了。我只是发泄宇宙的灵气，幻作千红万紫；从地里出来，要点穿世人的灵窍的。”

两个使者携着手飞去了。

诗人诅咒遍了下凡的使者。——最后便惭愧忧伤的到了众神的王那里，那些飞回的使者，正围着神座站立着。

神庄严地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了！我原是说与你的，宇宙的神秘，和人类的深思，本不能遮蔽人生的烦闷。我的这些使者，何尝不是随时随地辅助你，又何尝不是愈辅助愈受你的诅咒呢？”

诗人俯伏流泪说：“神呵，你可怜见他们激箭般的年月，也为着完成了我的使命，又何妨使他们暂时痴狂沉醉？我原知世上到头都是空虚，但也何妨使他们暂时蒙蔽？”

神微微地笑道：“也罢，我赐给你最后的使者，他原未曾长成，只养育在鸿濛的国里。如今你试带他到凡间一走，或者可以完成了你的志愿。只有他能使山穷水尽变为柳暗花明。可是这也不是真的，世间一切

都要模糊了！”

诗人稽首说：“我只要世界模糊，人间酣醉；我原只要……”

天外，翩翩地飞来双翅雪白的婴儿，挟着金斧，前面回翔着，欢唱道：“诗人呵！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现在入世了。诗人呵，跟着我来！”

万千的使者，围绕着大神，在颂赞的歌声中，一齐隐过去了。

到如今只有这枝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领着青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酣的向前走——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11月第12卷第1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离家的一年

他和他的小姊姊对坐在石阶上。小姊姊只低着头织绒袜子。他左手握着绒线球，右手抽着线儿，呆呆的坐着。恋家惜别的心绪，也和这绒线般，牵挽不断的抽出来，又深深密密的织入这袜子里。

十三岁的年纪，就要离家远去，自然是要难受的。然而他是个要强的孩子，抵死也不肯说恋家不去的话。只因他不肯说出，他的眼泪只往心里流，加倍的刺伤他的心。

当他去投考大学附中的时候，他父亲不过是带他去试一试罢了，不想到竟取上，名次又列得很高，他自己非常的喜欢。母亲说他太小，取上也罢了，不去也使得；离家太远了，自己也难受，家里也不放心。父亲也是这么说。他自己却坚决要去，说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坐失机会！他小姊姊也说是去好。两个小孩子，一吹一唱，高兴的了不得。他父亲和朋友们谈起，他们都着实夸奖他；又说那大学的进学考，限制得很严，难得取上了，不去很可惜。——商量的结果，还

是定了要去。

他母亲忙着替他收拾这个，预备那个。小姊姊也不和他打架了，成日里两个人厮守着，又将自己最爱的一管自来水笔，也送给他——他们为这一管笔曾拌了一回嘴，至终被他小姊姊得去了，现在又无条件的送给他，他倒觉得不好意思。

——小姊姊只比他大一岁，所以在他们的称呼上，都加上个“小”字。

离着动身的日子，只有三天了。他渐渐的觉得难受起来，小姊姊也是如此，只是他们都不说出。小姊姊要替他织一双绒袜子，织了三天才成了一只。

这时父亲和一位年轻的朋友，从外院进来。小姊姊只管低着头，他也装做没有看见。等他们一齐进入客室，小姊姊和他同时抬起头来，笑了一笑。

父亲在客室里唤他。他连忙放下线球，走了进去。父亲说：“这是大学教授周先生，后天你便跟他一块儿走，周先生好照应你。”他便鞠了一躬。周先生看着他，和他谈几句话。他站了一会，搭讪着又走出来。

小姊姊悄声问：“叫你进去作什么？”他说：“叫我去见周先生，后天和他一块去。”小姊姊说：“是大学的周先生么？他的夫人我认得，是个很好看的……”

父亲同客人又出来了。他便站起来。小姊姊只得也鞠了一躬。

吃饭的时候，母亲笑着说：“你要走了，叫你父亲带你和小姊姊出去玩一玩罢。”他摇一摇头说：“我不去，只在家里便好，出去又烦得慌。”小姊姊说：“我那袜子还没织完呢。”父亲说：“等你织完，他也毕业回来了。”母亲不觉笑起来。

他在家也忙了两天。有些东西，小姊姊一定要他带去玩，他一定要留在家里。母亲看了笑说：“有现在的相让，当初又何苦为这些东西生气？”他们都笑着，一面只管忙忙的，丢下这个，拾起那个。

这一天晚上，母亲叫他到屋里去，打开箱子叫他看，说：“这边是夹衣服，这边是棉衣服，天气一冷，千万记着换上；这底下是被单……”他只管点头答应着。父亲站在一边笑着说：“你不必吩咐，他哪里记得这许多？横竖冷了，也一般的知道穿。”这时小姊姊从自己屋里进来，说：“好容易赶完这双袜子了，放在这边角里，你可记着。”放下了袜子，又说：“这是信封，都贴上邮票了。”他接过来，说：“我已有了不少的信封了，做什么又给我？”一看那十二个封面上都已写好了，都是他小姊姊的名字，他随手也放入箱子里。

仆人进来，将几件行李都捆好了。母亲和父亲又

嘱咐他好些话。他这时真是伤心了，几乎撑不住，心想不如小姊姊也和我打架，家里的人都不理我，我去倒觉得无有牵挂，这样真是太叫人难受。父亲看出来，便说：“你们早去睡觉罢，明天早车是七点钟的，还要早起呢。”母亲说：“可不是还得先到周先生那里，李妈！叫他们明天早饭早一点开。”李妈答应着。他和小姊姊便出来了。

两个人又坐在台阶上，小姊姊说：“你到那里就写信回来；年假是什么时候放的，也早几天告诉我。”屋内的灯光，从竹帘子里射将出来，人影在地，小猫从廊下慢慢的走入他怀里。他一面抚着小猫，一面说：“我走了，你可寂寞了。”小姊姊说：“我还有几天也就上学了，不过放学回来，也是……”这时母亲在屋里又一叠连声，催他去睡。他放下小猫站了起来，小姊姊也自回屋里去了。

他走入屋里，桌上都空了，开了灯坐了一会，心里只乱乱的，蹑着脚又走出来，院中无人，对面小姊姊屋里，灯已经灭了。走了几转，才进去卧下。心里猜想到校后情形如何？功课怎样？同学多少？想了半天，正朦胧欲睡，忽听得外面叫门，又听见隔壁黄家开门了。他重行卧下，睡魔又走了，翻来覆去，以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

第二天五点钟，他就醒了，开了门放进小猫来，

在地下玩了一会。听见李妈在院子里和母亲说话，就走进母亲屋里，坐在一边，看着母亲梳头，心中万分难过，似乎盼望母亲留他不去才好。母亲抬头看见，问道：“怎么样？你怎么起得这么早？”这时他万禁不住了，便掏出手绢儿捂着脸，呜咽着哭了起来。母亲看着他也不言语。一会儿李妈进来，他连忙伏在桌上，不作一声。

早饭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胡乱用了一点。看时辰钟已经六点，自己穿起长衣。仆人进来将行李搬出去。母亲交给他几张票子，说：“打车票的钱在里面，交给周先生罢。其余的留着在车上买点心吃，你今早没有吃饱。别的钱父亲都交给周先生了，他自然会给你的。”他含着泪点一点头。一会儿车来了；母亲说：“走罢，父亲还没起来，不必告辞了。”他便走下台阶。母亲站在廊上唤道：“小姊姊呢？小弟弟要走了！”小姊姊在屋里应了一声，他便到小姊姊门口，低低的叩道：“小姊姊，我可以进来么？”门开了，床上衾枕还散乱着，小姊姊穿着睡衣，站在镜台前，拢着头发。回头看见他，便道：“你要走了么？”他又点一点头，回身便走。小姊姊也不再言语。只有李妈送到门口，仆人就和他一同上车。

街上行人熙熙的来往，他想：“他们也有的是和我一般的离家远去么？”他心里只乱乱的，不住的擦

着眼泪。

车停在一所洋楼的门口，许多的行李堆在阶边。几个同学站在阶上，周先生也在中间，看见他来了，便笑道：“你来正好，和他们一块儿走罢；我还有些事未了，打算晚车去呢！”他不觉为难起来，半天没有言语。周先生看他踌躇，便道：“你要是喜欢和我一同走时，行李先放在这里，你下午四点再来罢。”他又喜欢了，连忙点头说好。看着行李搬下去，便又坐上车和仆人一同回来。

他觉得满街的太阳，墙上贴着许多的花花绿绿的广告，来时竟没有看见。

到了家，跳下车来，跑了进去。李妈在院子里，先看见了，惊道：“少爷怎么又回来了？”他笑着点一点头，也不答话。走进上房，见过了父母，说明了；便问：“小姊姊呢？”母亲笑道：“你走了以后，她也没有吃饭，就到黄家去了。”他便回身出来，走到黄家门口。小姊姊和两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玩，抬头看见他，连忙走出来。他笑说：“我不去了。”小姊姊看着他道：“胡说，你骗我呢？”他说：“下午才走，我们先回家玩去。”说话之间，他看见小姊姊的眼圈边，余红未退。

一边玩着，他兀自提心吊胆的。果然至终捱不过下午四点，还是一走。小姊姊送到门口，看见他在车

上哭了。

这回真上车了。周先生携着他的手，挤了上去，找个座位，叫他坐下。自己却又走下月台去，和朋友说话，一直到车慢慢开动，才走上来。他只背着脸凭窗站着，想着父亲母亲，想着小姊姊——有许多事叫他非常的后悔：就是从前因为自来水笔打架，两个人都哭了；还有为争着看一本少年丛书，至终小姊姊掷过给他，他气忿忿的拿起自己走了。他自恨当初为什么和可爱的小姊姊这样的过不去？想起一阵一阵的伤心。

周先生叫他坐下，和他说些闲话。他只低着头，恐怕人家看见他的泪眼。一会儿车上的灯亮了，他们一起吃过点心。他渐渐的注意到车上别的坐客；周先生又把报纸递给他，他看着“小说”和“趣闻”，很觉得有味，以后眼睛疲倦，渐渐睡着。

嘈杂的声音，将他搅醒了。车走得很慢，灯已经灭了，窗外的晓风，吹面生寒。他坐好了，拾起地上的报纸。周先生从那边走过来，笑着向他说：“到了，我们下车罢。”

矮矮的长墙，围着广大的草场。几处很伟大的学校建筑，矗立在熹微的晨光里，使他振起精神来。穿过了草场，周先生走进“庶务处”，一会儿出来说：“你的宿舍定在东楼十五号，和这个堂役先去罢，我

一会儿就来。”他答应了，曲曲弯弯的又上了东楼。

屋里已有两个同学，正在盥洗。看见他来了，知道是住在这屋里的新同学，似乎惊奇他很小，便都走拢来招呼他，又叫堂役搬进行李。他一看门后贴着一张纸，三个名字，是王纪新，唐敬，最后的便是他。

那个大的同学说：“小唐，你先带他吃早饭去罢，这屋里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小唐便和他出来，一边走着，一边问他是哪里人？从前在什么学校念书？现在入的是哪一班？他一一都说了。他觉得小唐极有趣，只有十五六岁光景；前发覆额，戴着眼镜，走路永远是跳着。

进了食堂，他便坐在小唐的桌上。好些的同学都注意他，有的便过来和他说话。

饭后回到屋里，周先生也来了，看着他收拾清楚了；又说：“我的家就在学校后面，从右数第五座楼上，你若去时，叫唐敬带你去。”说着就走了。

这时那两个同学都不在屋里，他独自在窗前站着，看见许多同学在操场里踢球；小唐穿着运动衣，也在内中奔走。他又回来，开了小箱子，看见那些信封和袜子，猛然忆起小姊姊来，不觉退卧在床上，拿枕头盖上脸，暗暗垂泪。

钟声响着，王纪新进来了，他装做睡着，纪新叫起他来，说：“开学式要举行了，到礼堂去罢。”他站

了起来，纪新端详了他的脸，却也没说什么。

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和他联坐的都是些小的同学，却没有比他还小的。——校长的训词，他听得不甚清楚，只抬头看着墙上的照片。

回来他便写信，写了四张纸，用了许多“呜呼噫嘻”的字眼，写完了，自己送到信箱里。

午后小唐带他到“庶务处”去买书，又替他介绍了几个小朋友。有一个叫徐真的，带着许多玩具，几个小朋友便玩起来，惹得许多大学生都围着看。

晚上他又难受起来，卧下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满屋漆黑。想想这个，想想那个，枕头都湿了。自己后悔为何竟然来了，在这里多么孤苦！半夜里流泪，母亲也不知道。想到这里，不禁哭起来，小唐惊醒了，朦胧中劝慰他几句。

第二天便上课了，下了堂便拿起书来念。心中虽难过，却因为分些心，还觉得好些。周先生又来叫他，小唐劝他去走走，他怕羞不去。

有一天在食堂里，接到了一封信，是他父亲写的封面。连忙拆开，父亲一张纸，只说些安慰劝勉的话，小姊妹也有一张，上面写：

最亲爱的小弟弟：

你走了以后，我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吃

晚饭时只有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晚上我也睡不着，想你在火车上也必是睡不着。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我忍不住哭了，——没有大哭——母亲也很难过。

有许多的事，要告诉你：你的小猫不见了，我想是黄家那几个弟弟抱走了。你记得从前他们的小鸡丢了的时候，不是赖我们的小猫吃了么？我也不敢问他们，恐怕母亲要说。李妈说他们家的老猫，又要生小猫了，再抱一个给我们，我想这一次要一个小黑猫，你看怎样？

我明天上学了，倒也有个着落，省得在家里，又闷得慌，又难受。

你在学校里，要自己小心，也要用心功课，也不要和朋友打架——我知道你不会和人打架，除了跟我。

爱你的小姊姊

你看见周夫人时，替我问她好。

母亲吩咐你说，天气冷，要多穿衣服。身上要洁净，要常洗澡。又及。

他看了很喜欢，折起来放在袋里，徐真问：“是谁给你的信？”他说：“是我的小——是我的姊姊。”他立刻回到屋里，写了一封回信。

一天一天的过去，渐渐的熟了，朋友也认识得多了。功课又忙，便不十分想家。

秋节的时候，周先生叫他去过节。王纪新勉强把他送到周先生门口，按了铃，自己跑了。他只得进去。

好清雅的院子——周先生和夫人一同站在廊子上，他连忙鞠了躬。谈了几句话，周夫人便请他到屋里去。

壁炉上立着两个铜盘，桌上白花的台布，当中摆着一瓶的菊花，他四下里看着。周夫人端过果点来，就坐下和他谈话，问他：“想家不想？”他笑着摇摇头。周夫人又问：“你母亲好么？你有几个兄弟？”他说：“我母亲好。我只有一个姊姊，她也认得……”周夫人想了一想道：“你姊姊是不是叫意华？”他连忙说是。周夫人笑道：“是了，她是我的学生；怪道刚看见你时，觉得有些眼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你们倒是像得很。”他只笑着。

周先生只在廊外看报。周夫人一边走来走去做些事，一边和他闲谈。他觉得她服装很潇洒，风采也能动人。

明月当空，他们三个人在廊子上一同吃着饭，很快乐的。饭后坐了一会，他恐怕学校关门，便告辞了，踏着月色回去。

同学们都在楼下玩月。小唐拉他坐下，递给他一块月饼，笑说：“叫你去你不去，去了就这么晚回来，我们都在这里，只短你了。”他说：“我本想去去就来，周先生一定要留我过节。”又玩了一会，便各自回屋去。他卧下的时候，还不住的想着日间的事。

他在学校，功课成绩很好，得了一张奖状。他十分得意，寄回家去；父亲来信很夸奖他一番。

年假到了，却因为特别的缘由，只放三天。同学们劝他不回去，他只是游移不决。至终母亲来信说若没有伴，天气又冷，不回来也好。三天的假还不够来回走的。他才死了心，不回去了。

三十晚上，几个小朋友，在徐真屋里，买些糕点，吃年夜饭，谈谈笑笑，大乐了一阵。十点多钟才回屋去。

灯下王纪新递给他一封信，是小姊姊写的：

小弟弟：

听说你新年不回来了，失意得很。你们学校真特别，新年为何只放三天！

这里下了很大的雪，我独自做了几个雪人，立在院子里。那天父亲夜里回来，以为是贼，吓了一跳。

我和同学们制了许多灯谜。我猜着很多，得

了许多奖品。有一个谜，我猜不着，请你研究研究。

“斜竿上，挂件衣。可惜沾点土。还说日头低。字一”

小姊姊

他看完了，觉得十分有趣，便立刻坐下写封信：

小姊姊：

信收到了，今晚是三十晚上，想我写信的时候，你正在吃年夜饭。呜呼，“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里雪也很大，我们只打雪战，没有做雪人。

你那谜我猜不着，我想明天叫同学们猜猜……

写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会，想写些笑话。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着往下写：

我们的国文先生，有一天给我们讲到“杜威论思想”，他说，“杜威论思想，这思想不是你们小孩子胡思乱想的思想；也不是戏台上唱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的思想。这是

……”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到底是什么思想来，那神气还非常的……

这时小唐推门进来，看见王纪新已经睡下，他自己在灯下又笑又写。便也笑道：“小人儿，你自己笑什么？”他抬起头来笑了，将信递了过来，两个人又笑了一阵。他便搁下未写完的信，将那谜对小唐念了。小唐也想了半天，正说着话，王纪新醒了，说：“天不早了，你们睡罢，明天早起，我带你们玩去。”他卧下刚要睡着，小唐在自己床上，悄悄唤道：“小人儿，那字我猜着了，一定是‘褚’字。”他一想果然有理，恐怕纪新又说，只答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

这些日子，他运动过度，玩足球伤了踝骨，卧了几天，心里很不好过。月考时，又和一个平日很欺负他的同学联坐。这同学强迫他将答案给他看，他又怕先生看见，又不敢不依他，心中又气又急。考完了，回到屋子，自己哭了一场。小唐和王纪新都替他抱不平，要去和这个同学理论。他恐怕这同学以后要拿他泄愤，反殃及他们，不叫他们去。小唐又教他去告诉先生，他也不肯。过两天再考时，进到课堂，座位竟都换了。他暗暗喜欢，又觉得希奇。事后小唐悄悄的告诉他，是王纪新私下和先生说的；纪新是大学最高级生，又和这位先生同过学，说话有些效力。

第一月考行过，春天便到了，他心中充满了欢悦。一天一天的过去，花也开了，草也青了，离家也近了。

这一学期里，他又添了两件课外的事，就是从几个大学生那里学习音乐，如吹箫弹琴之类，他一学便会，众人都称赞他聪明，“音乐会”里也有他的份。还有便是和小唐、徐真几个小朋友，组织了一个“童子足球队”；常常要求着大学生，和他们比赛。

他自己觉得精神很活泼，体格也增长，又习练了些办事的才能；心中一喜欢，频频问着同学，他比初来时高了多少。

季考近了，他又忙又乐，便写信回家报告放学的日期。

考完了，还有三天行毕业式，中间的日子，只是话别了。他和小唐因为王纪新今年毕业，便一块儿请他吃了一顿饭，又合照一张相片。同时徐真又请他和几个小朋友照了一张。

王纪新恰好同他一路，因为有事，打算早走。他自然是赞成的。便忙着收拾东西；一面报知了学监，便一同上周先生家里去。

周先生和纪新在院子里说话，他便走上廊子去。周夫人站在门口，让他进来。一面笑问：“考完了么？”他说：“考完了，打算明天就走，特意来告辞。”周夫

人道：“不是还有两天么？”他说：“因为要和一位同学一路走，所以早些。”周夫人道：“你到家时，替我问你母亲好。还有你姊姊前些日子来了一封信，我因为病着，好久没有回覆，也替我说一声。”他答应着，看周夫人时，果然清减了许多。

这时听得王纪新在外头叫他，他对周夫人鞠了一躬，便连忙走出来。周先生看着他笑，说：“你长了许多，也比从前健壮了。你父亲看见，不定怎样的喜欢呢！”他低头笑着——暮色里，走出几步，回头看见周先生还站在门口。

明天早晨，小唐和几个小朋友又有纪新的同班，都来送他们上车。彼此写下住址来，约着通信。车开了，他和纪新站在窗里，和月台上的同学，互扬着手巾，都觉得也有一番伤离惜别的情绪。只有小唐在月台上笑着跳着，跟着火车跑，直到火车出了栅栏，才转身回去。

他凝望了半天，回头坐下，一路上和纪新说说笑笑，倒也一点不寂寞。

天色渐近黄昏，火车只管前进。遥遥的已经望见对面车站上的灯光，闪烁闪烁的如同繁星一般。纪新说：“快到了，你家里有人来接你么？”他看着前面，已经喜欢得不知怎么好了！忽听纪新问他，便说：“我想没有罢，因我告诉我家里是后天走。”纪新便

道：“不要紧的，我送你到家。”他连忙说：“不必了，我认得道。”

车停了，一齐走出车站。纪新替他雇了车，看着行李载上了，便和他握手说：“我不上学校去了，我们以后家里见罢。”他听着忽然觉得难过，也说不出话来。

到家了，进了外院。月影下，树叶萧萧。看见小姊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背着脸站着，右手扶在花架上；看着地下两个孩子捧沙土玩。那两个孩子看不真切，仿佛是黄家两个小弟兄。他心中一喜，疾忙低头走入内院去，小姊姊也没有看见。走到门边，碰见李妈，正要说话，他连忙摇手不叫言语。

他父亲和母亲正吃着晚饭，看见他进来，都惊喜道：“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他笑着说：“因为有伴，所以考完就走。”母亲十分喜欢，一面叫仆人去付了车钱，搬进行李。

父亲问：“你看见小姊姊了么？她先吃完了饭，在外院和孩子们玩呢。”他笑说：“看见了，她没有看见我。”这时小姊姊已走到院子里；他连忙迎了出去，对着小姊姊笑着行了一个举手礼。小姊姊笑说：“这会子你不哭了。你记得去年那晚上，我们坐在台阶上，说着话儿，你眼泪汪汪的，还假充好男儿呢！”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本篇最初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11月第12卷第11号，后收入小说、散文集《超人》。）

病的诗人（一）

诗人病了——
诗人的情绪
更适合于诗了，
然而诗人写不出。

菊花的影儿在地，
藤椅儿背着阳光。
书落在地上了，
不想拾起来，
只任它微风吹卷。

窗儿开着，
帘儿飏着，
人儿无聊，
只有：
书是旧的，
花是新的。

镜里照着的，
是消瘦的庞儿；
手里拿着的，
是沉重的笔儿。

凝涩的诗意，
却含着清新；
憔悴的诗人，
却感着愉快。

诗人病了——
诗人的情绪
更适合于诗了，
然而诗人写不出！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1年11月27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一个不重要的兵丁

他父亲死了，剩下的几亩地，他大哥和二哥分着种了，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舅舅背地里和他说，“福和，你父亲的地，怎么没有你的份儿？你应当和你哥哥们理论，理论！”他只恭默着，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他帮着大嫂做些家务事，送一送饭，挑一挑水，放一放驴，还抱一抱侄儿；整天里总是不闲着，他总是那般喜欢。

这天他拉着驴儿，从地里回来，大哥和大嫂，正吃着饭。二哥也坐在一边，抱着腿儿，抽着旱烟。大哥向他说，“你来正好，我和你二哥正说呢，你年纪也不小了，在家里坐食山空，也不是事。昨天舅舅从城里来，说营里正招兵呢，明儿你就去一趟。”他恭默的听着，心里并不觉得怎么样，只舍不得他黑胖的小侄儿；便从地下抱起他来，走出门口，朝着他父亲的坟儿，呆呆的站着。

他的体格很健壮，选上兵丁了。在营里早晨操

演，白日习工，下午上讲堂，勤勤恳恳的，和别人一样。然而练军歌的时候，只因他一字不识，五六天的工夫，不准会背一节，天天受长官的责罚。又常常抽着空儿，去看问病的同伴，误了学习注音字母的时间，也屡次的受鞭打。同伴们都笑他，他依旧是那般喜欢。

领下饷来，得假就回家去，还带着穿剩的军衣和靴子，都交给哥哥和嫂子。这一天依旧挑一挑水，抱一抱侄儿，时候到了，才恋恋不舍的，看着哥哥嫂子冷淡的脸，告辞了一声，绕着父亲的坟儿，又回到营里去。

一年之中，营里关于他的笑话，越发的多了：别人白吃果摊上的东西，白坐车子，他看着摆摊的和车夫的为难，他替人家还了。他舅舅来和他要钱，他手里没有，凭实一说，他舅舅气得打他一顿。礼拜天，同伴拉他听戏去，半道里他却要站住听“救世军”的演讲。象这类的事情还多，人人都拿他当作笑话的材料，他依旧是这样做，依旧是这般喜欢。

这天他正闲着，站在操场的角儿上，拿着一张军歌的篇子，默默的背诵。忽然听得那边一片声，笑嚷起来，回头看时，一个同营的兵丁，正打着一个卖花生的孩子。他连忙上前，一把拉住，一面叫那孩子快走；他自己身上，却早着了几脚，孩子走远了，他才

放手。旁边的人，看他面色惨白，却依旧笑着，一声儿不言语，左手扶着腰，慢慢的踱回营去。

他伤风，又咳嗽起来，只觉得腰背痛得很，支持不住了，告了三天的假。

别的同伴，背地里说，“你怎么不赌一赌气？难道为着公道，白挨几脚？”他倒劝着说，“罢了！人当生气的时候，哪能管得住自己？他也不是成心，那天的事，不必再说了。”

他依旧病着，二哥进城来，顺道来看他；走的时候，他席底下放着的，一块买膏药的钱，也不见了，他心里明白。同伴要替他买药时，他只说，“好得多了，不买也可以。”

他有时出来晒着太阳，和经过的同伴说说笑笑，他精神很委顿，他却依旧是那般喜欢。

大夫说他内外夹攻，又耽误的日子太多，不容易治了，不如回家养着去。同伴们回了营长，从茶馆里把他舅舅找来，送了他回去。

进门的时候，侄儿跳起来接他，嫂子只微微叹了一口气说，“他又回来了！——”

他只躺着，也不能挑水放驴了。侄儿常在旁边坐着，听他说城里的话。他哥哥在外面叫他侄儿说，“你出来罢，你叔叔是痲病，仔细招上你！”

他更寂寞了，只从纸窗的破孔中，望着他父亲的

坟。

过些日子，舅舅到他营里，替他告了长假，他死了。这消息传开了。——他是一个不重要的军人，没有下半旗，也没有什么别的纪念，只从册上勾去他的名字。然而这营里，普遍的从长官，到他的同伴，有两三天，心灵里只是凄黯烦闷，如同羊群失了牧人一般！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1年12月1日，后收入小说集《去国》。）

病的诗人（二）

诗人病了——
却怪窗外天色，
怎的这般阴沉！

天也似诗人，
只这样黯寂消沉。
一般的：
酿诗未成，
酿雪未成。

墙外的枯枝，
屋上的炉烟，
和着隐隐的市声，
悠悠的送去了几许光阴？

诗人病了——
却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这般阴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1年12月23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诗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帘儿吹动了——
窗内，
窗外，
在这一刹那顷，
忽地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看呵，
是这般的：
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
欲语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静了，
屋里只有花和我，
请进来罢！

只这般的凝立着么？
量我怎配迎接你？
诗的女神呵！
还求你只这般的，
经过无数深思的人的窗外。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1年12月24日，后收入诗集《春水》。）

《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发刊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我们为什么要刊行这本报告书呢？因为要纪念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半年以来，服务北五省一千五百万灾黎的工作。

实地服务的工作，不单是发几句悲悯的言词，挥几行同情的眼泪；或是散放几斗的粮米，捐助几块的金钱，就完了事的。是要完全的抛掷自己在他们中间，分担他们的忧患，减少他们的疾苦，牵扯他们到快乐光明的地上来。

这工作里的绝大的牺牲，就是体力，时间，精神，经济，我们学生所最宝贵，所最不忍牺牲的，也就是体力，时间，精神，经济。然而这一次我们男女两校几百人的同学，为着要履行我们的校训，竟然欢欣勇敢的抛掷了自己，也将这一切都牺牲了。

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不敢以此自足，也不敢说这便是大规模的服务事业。——我们记录了这工作里的一切经过，一半是纪念现在的同学，这次社会服

务的工作，一半也是盼望千秋万世后来的同学，知道我们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社会服务的精神，已经蓓蕾萌茁；或者可以鼓舞着他们更要完全的证实了我们的校训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出版的《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署名：谢婉莹。）

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早晨，是救灾大会募捐员出发的日期。天气虽是很阴沉，我们女校同学里签名列队出发的却有七十多人。出发之先，有一个聚会，由诚冠怡教授主领，她说：“你们手里抱的扑满，是人平素所最不尊重的瓦器，然而它今日有它巨大的工作。”我们都深深的受了感动。

同学黄玉蓉女士，李淑香女士和我，是分在本京各女校去募捐的。我们先到的是华语学校。那几天恰巧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寥寥只几位在校的学员，居然捐了不少的钱。又有一位中国教员，可惜忘记了姓名，还要我们留下一个扑满，和几十个纪念章，要在下午他们校中集会的时候劝募。我们谢谢他，交付了扑满和纪念章，便和他们告别。

这时街上布满了学生，都挥着旗子，抱着罐子；走过北河沿一带，街上有许多的行人，都胸前挂着纪念章，随风飘展着，穿过天安门，看见有不少的学生，四下了望着，又追着车儿奔走。我心中不禁起了一种

异样的感觉，这是可喜的现象呵！几十年或十几年前的中国，有几个丰衣足食的人，肯在朔风怒号的街上，替灾民奔走呢？

经过新华门，陆续的看见了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又看见陈哲甫教授，刘次轩教授他们也站在学生中间。

又到了女子高师，我们进去见了学监，他便带我们到大礼堂门口。一会儿学员们唱完了歌，三三两两的出来，一面和我们谈着话，一面往扑满里投钱。那时真是手不暇给，差不多都捐过了，便又到女高师的幼稚园和附属小学，这些可爱的小孩子，蜂蚁似的，把我们都围住了，一片“给你们钱”的声音，颤动我们的耳鼓，这真是天使的歌声，天国的音乐。我的感想，泉水似的奔涌出来，间不容发之顷，竟没有沉思默味的工夫，只得任它又奔泻了去。因为他们人数太多，纪念章分得不匀，我好几次从大群里抽身出来，要给那离我较远的孩子们，不过一二秒钟，我仍旧困在圈儿里。直到我们都妙手空空，他们都笑着跳着的走开了，才抱起那沉重的罐子来，谢谢他们，又出去了。

我们只得商议着请黄女士到女青年会去取纪念章并一个扑满。李淑香女士和我又到了培华女校，承他们学员的盛意捐了铜子几十枚，他们的校长却絮

絮的问我们这款的用途，又说了许多别的话，我们略应了几句，便回身出来。

到了笃志女校，我们却没有向他们募捐，只在那里等着黄女士。那时已近午，狂风渐起，黄沙蔽日。一会儿黄女士来了，我们匆匆的包起纪念章，便又到女高师附中，可惜到得太晚，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们在应接室等了半天，校役一定回说教员们都不在校，不便久坐，只得出来。

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正遇见他们学生，也拿着旗子出来，相逢一笑。他们便请我们到校内去坐，学监招待我们极其殷勤。谈了一会话，便又告辞。

那时候风越大了，街上又遇着好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同学们风尘满面，站在街上，还是精神百倍。可敬呵！中国的将来，都在这些青年人身上。

走到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我低低的说着，其实那时即或高声疾呼，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能听见。

天色渐渐的昏了。我们又到了孔德学校，我们是第四五次的募捐员到他们那里的，那天又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只为第二天他们开展览会，还有少数的学员，在校里预备陈设，十几个孩子捐的却实在不少。

当我们站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校役，提着茶壶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她和她说什么劝捐的话，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个铜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说着叹了一口气，自己走了。我们连忙追上她恭恭敬敬的送她一个纪念章，我注目看着她半天。——

又回到华语学校，将留在那里的扑满，取了来，又重新谢了他们一番。

回到学校，天色更昏暗了，风仍是刮着，同学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都吹得不成样子，大家杂乱着相问答。以后便到科长的办公室，将每一组的扑满都砸开了。我们的四个扑满盛有三十几元零些铜子，数目记不清了，因我计数金钱时又起了感想。金钱的确是可爱的，这样得来的金钱，是有它的真价值。咳！孔德学校的一个铜子，女高附小的几百个铜子，这价值是自有金钱历史以来，未有的价值！

事实有一半是模糊记不清了，感想却又写不完。今天追记起来，无端又起了许多的感触，这工作有可记的价值么？人类不是应当互助相爱的么？这样，你们一天冒着风捐了几十块钱，便是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么？这其中岂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名誉心，自利心么？果然要做功德事呵，就应该一个字都不写。我写到这里，呆了，放下笔，抬起头来，看见了大礼堂里

对面壁匾额上的“见义勇为”四个大字。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出版的《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署名：谢婉莹。）

谢“思想”

只能说一声辜负你，
思想呵！

任你怒潮般卷来，
又轻烟般散去。

沉想中，
凝眸里，
只这一束残花，
几张碎纸，
都深深的受了你的赠与。
也曾几度思量过，
难道是时间不容？
难道是我自己心情倦慵？
便听凭你
乘兴而来，
无聊又去。

还是你充满了
无边微妙，
无限神奇；
只答我心中膜拜。
难役使世间的语言文字
说与旁人？
思想呵！
无可奈何，
只能辜负你，
这枝不听命的笔儿
难将你我连在一起。

十二，二九，一九二一

（本篇最初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月14日，
后收入诗集《春水》。）

除 夕

是这般的灯红人静，守着炉火，正思潮泛滥；拿起笔来——写罢，从何处写起？

“除夕！”难道也生出人云亦云，有心的感想？——应看的书，都堆在架上呢，今夜清闲……看罢，却又一行都看不下去。我抑下思潮，无奈它一霎时又如前泛滥。“除夕”两个字，已入了我的心，思想总围着它旋转。

“时间”呵！你来限制无限的太空，什么年月日时，分出“过去”，“将来”，“现在”，这三面旗影下，指挥了多少青年！

“除夕”这两个字，也受了时间的赐与，隔断了现在和未来。平常的一夜，竟做成了万仞的高山！

我不信平常的一夜，就可作万仞的高山！截住了不断的生命的泉流。然而我——我终究也随同信了。可怜的人类呵！竟听“时间”这般的困苦你，更可怜我也未能跳出圈儿外！

将来，我的梦，如何实现？——为着“现在”热

烈的期望，我切盼时间飞走；为着“将来”无聊的回忆，我又怕时间飞走。人呵！你终究是个人，怎敌时间的播弄。

完了！人呵！你只是个人，什么立志，什么希望，从头数，只在“时间”的书页上，留些墨迹。到了末尾，只有……

空了——无奈现在总有我，这不自主的奋斗，无聊赖的努力，须仍被“时间”束住！听一下一下的钟声，又是催人过去，这一声声难再得。即使坐到天明，也只随着世界转，仍有我，仍有时间。

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住的住了；只能听着“时间”，翻它的书页。

困苦的人呵！你空读了些书，为着这小小问题，竟由它烦闷，得不出丝毫解答？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镌》1922年1月10日。）